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宗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法華經》弘傳中之忍辱行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Patience amidst the Propag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劉容珊（釋知成）

Long-Shan Liu (Zhi-Cheng Shih)

指導教授：釋永本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釋覺明 助理教授

Advisor: Yung-Pen Shih, Prof. Rank Specialist

Chue-Ming Shih, Asst. Prof.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June 2018

# 南 華 大 學

宗教學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法華經》弘傳中之忍辱行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Patience amidst the Propag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研究生：邱容珊 (釋知成)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永本(榮麗華)

釋覺明  
李芝瑩  
吳錫雄

指導教授：永本(榮麗華)

釋覺明  
系主任(所長)：黃國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2 日

## 中文摘要

《妙法蓮華經》(以下簡稱《法華經》)，在弘傳菩薩行的過程中，以忍辱精神作為其背後之精髓。而大多數的著書及研究皆著重於《法華經》的菩薩行法為居多，故本研究將以實踐面的角度切入。

《法華經》在結集的過程中，內容上調合了時代背景、出家與在家的對立觀點。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經卷弘傳及受持上許多的質疑與艱難性，《法華經》以統一的立場，融合南、北傳不同的觀念，實現佛陀人間平等性精神，看似為易行道的立論，如何以忍辱行跨向不退轉與無生法忍的重要位階，實踐其背後的難行法。

釋尊滅後，《法華經》卻難以弘傳，因此在經中多品中皆有點出其忍辱的精神。從各品中之忍辱，是 21 世紀人間佛教推動過程中，修行者最為需要的一項修鍊。在本研究中，希望能透過《法華經》中的思想特色，結合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及理念運用於現代弘法的實踐上。

**關鍵字：**法華經、忍辱、常不輕、一佛乘

##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ng the bodhisattva cultivation,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the *Lotus Sutra*), the spirit of patience is the spine of the effort. Most books and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bodhisattva cultivation, which is why this thesis will turn the point to the practical side.

In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the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it merges wit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he opposing views between monastic and laity. Thus, the sutra is faced with many questioning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The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holds the purpose of uniting differences, such as combining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traditions, to realize the spirit of equality of Humanistic Buddhism. What seems like an argument for the easy way is actually a practice of difficult path through the spirit of patience, thus achieving the important state of non-regression and the state of patience of non-arising dharma.

After the parinirvana of Sakyamuni Buddha,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ng the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is filled with obstacles, this is why in many of the chapters the spirit of patience is especially noted. The spirit of patience in different chapters i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cultivation in the propagation of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is research hopes to achieve a combination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dmapundarika Sutra* with the modern lifestyle and concepts so that it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modern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Keywords: Saddharma Puṇḍarīka Sūtra (Lotus Sutra), patience, Sadaparibhuta, single Buddha vehicle**

# 目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	II
目錄.....	III
<b>第一章 緒論.....</b>	<b>1</b>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	2
第三節 文獻探討 .....	5
<b>第二章 《法華經》的文本.....</b>	<b>11</b>
第一節 《法華經》的時代背景 .....	11
第二節 新思想的時代困境 .....	13
第三節 《法華經》思想特色 .....	18
<b>第三章 《法華經》之弘傳及其忍辱行.....</b>	<b>35</b>
第一節 《法華經》弘化的艱難 .....	36
第二節 經卷受持之疑難 .....	43
第三節 《法華經》中各品忍辱之體現 .....	49
<b>第四章 忍辱行對於人間佛教推動的意涵.....</b>	<b>55</b>
第一節 弘傳者的忍辱行 .....	56
第二節 忍辱行的實踐方式 .....	64
第三節 忍辱行在當代社會的實踐意涵 .....	70
第四節 忍辱行對生命的價值 .....	80
<b>第五章 結論.....</b>	<b>87</b>
參考書目.....	91

## 第一章 緒論

大乘經典中，《法華經》的思想與弘傳，不但代表大乘佛教思想核心，也影響了中國對佛教信仰的觀念與實踐；如一佛乘、眾生皆能成佛、會三歸一等思想及觀音信仰、藥王燒身供養、五種法師等，皆能顯現《法華經》的特質。

忍辱行，是修學菩薩道的六度波羅蜜之一，實踐對象，應該是發菩提心的菩薩，為何會與《法華經》的弘傳有關係？乃本研究探討的動機與目的。

文獻上，本研究以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的《妙法蓮華經》七卷，為主要依據之經典，並輔以相關文獻，探研《法華經》中弘傳的困難及殊勝功德，並試析各品中忍辱行之精神與其意涵。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法華經》，在宗教價值及學術地位上，一直以來被公認為集大乘佛學之大成，其主旨「開權顯實，會三歸一」。在中國漢地佛教各宗派無不受此經影響，此經也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不朽之地位，受到許多僧人及名士喜愛，胡適更讚譽《法華經》為一部優美的文學作品。另外，經中幾品的內容也在雲岡、龍門、敦煌及麥積山這些石窟中，可見相關的經變圖，對於佛教藝術有舉足輕重之影響。

經中菩薩思想，以觀世音菩薩對於民間信仰最為普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的經文，發展出了如白衣觀音、送子觀音、魚籃觀音、紫竹觀音等民間故事。據分析，《法華經》的修持法門，共有六十個項目之多，<sup>1</sup>其中在六度波羅蜜中，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為菩薩自行調伏六蔽的法門，此六種法門與戒、定、慧三無漏學含攝，並在實踐面上以「三好、四給、五和」對治貪、瞋、癡等種種煩惱。其中，又以忍辱波羅蜜，在《法華經》中含藏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

<sup>1</sup>釋聖嚴：〈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

根據〈方便品〉中所載：「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sup>2</sup>忍辱被視為能修福、修慧的法門之一。

本研究以「忍辱」法門作為一門深入的研究，原因是「忍辱」法門，在菩薩行裡，為大乘菩薩必需要修持的項目之一，而忍辱行的意涵是廣義的。《法華經》與一般經典不一樣的部份，在於《法華經》作為經中之王，但經文內容簡易、平民化，因此在教義上讓人不易接受，故產生出在弘化過程的忍辱精神。

憨山大師說：「不讀《法華》，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法華經》為初期大乘經典，強調本經為經中之王，並清楚說明人人皆能成佛的理念。然而，在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並行時期，一乘與三乘、在家與出家，教義上分歧，也造成《法華經》中各品不斷提出身為一位修持法華的行者，對於外在環境、個人的修持乃至是對外的弘化，必須具足「忍辱行」的修為。

本文將藉此透過外弘、內證的部份，釐清及探討根據《法華經》在經文上，如何強化忍辱與修持忍辱行？本研究目的依此經典弘傳的過程中，釐清以下問題：

一、《法華經》在大乘佛教興起之初，對於一佛乘思想、眾生皆能成佛的主張，面對傳統部派佛教抨擊過程，如何以忍辱的修為，在其時代背景下，採取積極行動，面對弘傳經典的困境而不失信念？對應現今社會，在宗教弘化上的艱難與簡易修持的疑難，如何實踐忍辱行？

二、僧伽如何學習《法華經》中菩薩累劫弘法時，從忍辱力的展現，進而提升內心的力量？如何在面對困境時，將忍辱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三、在面臨社會的各種挑戰，提供針對忍辱行對於當代社會意義及實踐的方法。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法華經》為大乘菩薩道的精神，其思想運用於各種菩薩行的實踐，引導聲聞、

---

<sup>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8。

緣覺二乘人，乃至是出家或在家的修道者，在弘法的過程中，除了發菩提心、大慈悲心、自利利他的大願之外，在眾生成就佛道的同時，忍辱行亦是此經在弘傳過程中代表精神之一。從經典義理思想上及佛教各時代背景中，探討忍辱行所要代表的意涵。故以此內容重點，作為收集文獻的範疇，並希望應用相關研究法，分析及探討各篇章之思想。

本研究方法主要以歷史研究、文獻分析、詮釋學為主，參照學者們的研究成果，並做為本文的徵引之用。

## 一、歷史研究法

依循歷史的脈絡，蒐集及閱讀，從印度時期，佛教傳入至中國佛教的書籍，了解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興起、演變，並從《法華經》成立之時代及思想特色上，探討在當時代背景下，所興起的教派，為何《法華經》必須以忍辱行的精神意涵來弘傳，將在各章節中做探討。

## 二、文獻學研究

客觀理解佛教思想，文獻的研究為之必要，其方法可解明佛教的思想目的。<sup>3</sup>本研究依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作為主要依據的版本，其研究價值建立於經典文獻及義理思想上，過程中深入理解核心思想、梳理經典經文，並參照學者著書及研究成果作一互文參照，並在各章節中解明《法華經》為何在大乘佛典經中，被奉為經中之王。

## 三、詮釋學研究

「詮釋」為人文科學的輔助學科，是一門關於傳達、翻譯、解釋和闡明的學問與技術，旨在為文本提供一種理解與解釋的工具。<sup>4</sup>本研究將站在一個弘法者的角度

---

<sup>3</sup> 許明銀譯，平川彰，《佛學研究入門》，台北：法爾出版社，1990年5月，頁43。

<sup>4</sup> 潘德榮，《詮釋學概論》，<https://goo.gl/LFWHWC>，瀏覽日期 2017.3.10。



上，對於《法華經》各品進行經文的解讀及詮釋，如何運用菩薩忍辱行的精神，面對新時代弘法上的困境與問題，並深入探研經中各品佛法的意涵及精神，以外弘內化的解行並重，進而對其經義解明。

#### 四、論文架構

本研究將分為五章，作為論述重點：

第一章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法華經》的成立背景，何以弘揚此經需以「忍辱」來成就，何以在末法中，讀、誦、書、寫、受持此經有如此大的困難性。為本研究想進行深入探究之處，以此說明研究目的為何。

並透過歷史研究方法、文獻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此三種研究方式，分析其成立此經背景下之社會文化狀況，深入解析連接各品中所蘊涵之忍辱。另以文獻部份，包含經文原典、現代著作、學者專書、期刊論文為主作為探討，以佛教歷史背景、文獻、思想為研究方法。在結構綱要方面，內容、論述、章節上，做簡要說明，預估主題的研究方向及各章節大意。

第二章為《法華經》文本管窺，作一概要性梳理，對於部派佛教與初期大乘佛教並行環境中，《法華經》在其時代下所代表的意涵，及其歷史背景下所產生出的困境。

延伸說明形成整部經典最重要的思想特色，從大乘興起原因，及初期大乘經典與《法華經》思想體系的相關連，歸納出四點：一佛乘理念、眾生皆能成佛的觀點、對佛法堅定不疑的信念、圓滿無上菩薩道思想。從三乘歸一理念，闡述大乘佛教中，何以如惡人提婆達多、龍女、小兒皆能成佛之疑點，牽引出「信」的思想，及弘傳《法華經》法師對法堅定信念到整個菩薩道的思想脈絡。

第三章包含了本研究重要內容，對於弘傳者忍辱行精神、弘化艱難的部份，提出釋尊對此部份的看法，並以常不輕菩薩為例。另從經卷受持的疑難，剖析經卷受持疑難與殊勝處，到弘傳者應如何依經中法義，在遇到境界、苦難上升起信力，如何依釋尊囑咐來行持忍辱法門，並拾取各品內容中，佛陀對於忍辱宣說的經文義理，

說明一位菩薩行者，行持忍辱法門之態度。

第四章則針對忍辱行對於人間佛教的推動及當代社會意義之實踐、影響及重要性，縱觀當前時代背景，進而研究弘傳者對於內在修惟的忍辱精神，及對忍辱行的看法與修持法門，主要探討弘化上忍辱之實踐，並論述對於現今社會態勢，從個人自身出發到家庭、社會、國家，乃至修行人對忍辱的價值定義、自利利他之修持方向等。

第五章則為本研究的結論，依據前四章的探研及論述，回應本研究之目的，並說明本研究之結果。

以上為本研究組織上的梗概。

### 第三節 文獻探討

本研究藉探討忍辱行的思想與實踐，深入理解《法華經》弘傳過程的重要性及必然性。並以學者的相關著作及研究成果作參考，來詮釋一個弘傳者，如何安住於忍辱上的菩薩行，《法華經》的文獻探討非常多，針對此篇論文，相關性的文獻爬梳，本研究列出 10 篇文獻著作與所要探討的思想特色相關，以及以不同角度來看的忍辱行為的著作共 9 篇，由此作一交互參照。如下：

#### 一、《法華經》的相關研究

##### 1. 太虛大師：《法華經教釋》，1979年。

太虛大師以唯識的觀點切入，對於《法華經》中，佛陀以「五乘一乘孰為權實」，乃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乃開示眾生悟入佛之知見，證入佛之知見，為權實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強調「佛性有無孰為權實」。代表一切有情眾生，皆有本自具足的佛性，皆能成佛，破除晉宋之際所認為的闡提無法成佛說。

太虛大師以唯識觀點，對法華經提出了一些看法，這些看法屬於比較思想面的部份，與法華經的思想層面相關，但缺少實踐面的論述。

2. 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法華思想》，1987年。

平川彰與日本學者們，在此書中，對經中的思想做深研探究，針對《法華經》從原始部派佛教開展到大乘佛教興起後，從《法華經》的位置，揭發「法華經的成立史」，並對「法華經的佛陀觀」做廣泛的考查，進而討論對於「法華經的宗教性實踐」，對一位法華經行者的本質為何？「一佛乘的思想」則是針對《法華經》前半部的思想揭示經中所強調一佛乘的特色。

釋尊觀機逗教以「授記與譬喻」作最好的闡述，針對《法華思想》一書的梗概，以經論的立場為指南作為論討，又為中國的《法華經》研究，加以深入及鑽探，延伸出「天臺智顛的法華經觀」，作為《法華經》之重要教理。對於思想的部份從經典的成立背景到宗教性之實踐面，此著作提供本研究更深入的思考方向。

3. 河村孝照：《法華經概說》，1989年。

此書以《法華經》成立史考為書，分類為偈頌與長行兩部份，將佛法的真髓，依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來介紹整部《法華經》的結構。經過河村孝照詳細的列出各品之生起、梗概、各品譬喻故事的意涵，以及名相要點解釋等，使其了然明白各品內容重點，並將書文的偈頌與長行做分類參考，可為《法華經》辭典。

此著作針對於經中各品的源起、題名及內文做相關的解釋，著重於經文上的文獻，對於實踐面上所談論並不多，但佛學義理上對本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4. 中村瑞隆：《真實之道-法華經》，台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本文從佛陀覺悟生死入道的因緣中，依整個原始部派佛教的成立史作敘述，與大乘佛教興起的因緣，在《真實之道-法華經》一書中，指出《法華經》在日本的法脈傳承背景、信仰中心，陳述各品中，實踐人間菩薩道的精神，乃至對大、小乘佛教方面文化之影響。然，諸法真理實相與生命、生死息息相關，為引導眾生入佛之智慧的七譬喻，是為顯發眾生自心佛性的真如，進而在人間實踐真實之道的菩薩行。而此著作在菩薩行實踐方面的整體意涵，為本研究提供了全面性的了解。

5. 聖嚴法師：《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1994年。

聖嚴法師所闡述，以佛陀為度化眾生，觀機逗教，開展出各種方便，如：受持、

讀誦、書寫、為他人說，乃至供養等。這些菩薩行皆建立在戒、定、慧三學的基礎上，不同修行法門，符合了不同根器眾生的需要，顯示出佛陀的慈悲與智慧。

而在《法華經》中，還有許多菩薩的修行方式，只是在本篇論文裡，忽略了相關的六度實踐，對於法華經弘揚過程中，菩薩要修的忍辱行，為此世代必備素質之一。

6. 增谷文雄：《根本佛教與大乘佛教》，1996年。

作者認為初期佛教與大乘佛教，呈現尖銳的對立，處在同一宗教信仰中，佛教是從基層往深層的延伸，並站在高層次角度廣泛的思惟，從根本佛教及大乘佛教的關係與歷史源流，來揭發佛教的全面性。

7. 李幸玲：《光宅法雲《法華經義記》的詮釋觀點》，2008年。

本文以梁·法雲的觀點，及世親《法華論》漢譯前，中國對《法華經》理解情形，歸納法雲對《法華經》的詮釋，深入分析經典，其中〈提婆達多品〉對《法華經》核心思想的影響，在一佛乘的根本原則下，回應於初期佛教一闡提不能成佛的執觀。

《法華經》中〈提婆達多品〉所證明，即極惡罪人、女人（龍女）也能成佛，大小二乘皆為佛陀教法，因根機不同，佛陀視而觀機逗教，也表明佛法本無高下、大小之分。在〈信解品〉中的窮子喻釋尊將窮子喻為聲聞、二乘人，經釋尊教化，最後得入大乘，為修持佛法的最終目的。

8. 黃國清：《《法華經·方便品》的當代詮釋—兼論佛教內部對話的課題》，2008年。

本文對於《法華經》全文思想，以會三乘歸於一乘，聲聞、緣覺達到解脫阿羅漢目的為主，終而覺悟後，發出自覺覺他的精神，通向度化眾生的菩薩思想，與佛陀以一大事因緣出生於世，最後通達為一佛乘。在現代佛教界，雖也有南、北傳之分，但如作者所言：「聲聞佛法助於《法華經》佛乘實踐深度的維持；《法華經》助於聲聞佛法心靈廣度的擴充」。部派與大乘佛教的立場雖總有對立，但其能相扶相成，為佛教平等觀帶來新的意義。

9. 鎌田茂雄：《天台思想入門》，2014年。

作者以聲聞乘的七賢中五停心、別相念處、總相念處、煖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說明原始部派的修行次第，先以五個觀法令錯誤的心念停止後，開始個別觀察事物的真相，進而觀察一切，確立佛教觀後，以煖法逐漸地步上真理之燈的位階，爾後在修行的進退之間，瞭解四諦的教法，才能步入七賢最後的階段，世第一法。從文中看修行的每一步，所遇到的貪愛、瞋恨、愚癡、苦樂等等，最後終究需要以忍辱來作為修行的繩墨，以進入世第一法位也就是見道開悟。

此著作雖可以作為針對忍辱思想部份作參考，但缺少以《法華經》背景下所要探討的忍辱行部份，因此，本研究以此為出發點來分析，將《法華經》背後之忍辱思想作為主軸，加強本研究之論點。

10. 星雲大師：《星雲大師全集 14》，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星雲大師對於《法華經》的思想內容，敘述釋尊從度眾的方便法門中，體現各種菩薩道的思想，砌入於現今「人間佛教」的精神。從內心思想進而影響外在行為，藉內外的提昇，在實踐菩薩道中，使《法華經》成為最佳思想詮釋的經典。

## 二、與忍辱相關之研究著作：

1. 昭慧：《「忍辱」新詮》，1993年。

作者一開頭即闡明佛教徒的忍辱觀與一般外在形式上忍辱的不同，佛教徒在面對社會人士給予種種不平等的標籤，亦或對於情緒上憤怒、嗔恨的舒解，提出關鍵要點。即佛教徒因修持忍辱，而有不同層次的行為，面對情境時，要先能夠支配自己的情緒；其次，在不傷人不傷己的情況下，將情緒圓滿、傷害降到最低，學習不比較、不計較的心態，達到「三輪體空」的最高層次，是修行者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2. 釋慧嶽：《天台教學史》，1995年。

慧嶽法師指出慧思大師所理解的「大乘頓覺」，是《法華經·安樂行義》中的法門。末世惡法時期，慧思大師面對修學與弘法的過程中，遭到種種嫉妒、破壞，大師以眾生忍、法忍與法界神通忍（大忍）作自身的實踐，並以〈安樂行品〉中之四

安樂行，做為弘傳經典及實踐菩薩行最主要的內容。

天台教學史，是整個天台宗在發展過程，透過思想敘述整個理論架構與觀行，是從智者大師的角度來說，雖然依藉《法華經》，可是主要偏重天台宗歷代祖師思想上的著作。

3. 張以力：〈淺說佛教忍辱的意義〉，1995年。

釋尊在累劫修道過程中，以修忍辱法門為主，從《金剛經》中舉列，佛陀於過去劫為忍辱仙人，不管在任何情境下的屈辱，都可以坦然面對接受，不起心動念，此是無生法忍的最高境界，能真正長養出內心的慈悲與廣濶之胸懷。

4. 高銘：〈世俗的忍辱觀與佛教的忍辱觀〉，1996年。

此篇指出世俗的忍辱，在中國文化中，為品德及行為的規範，所追求目標大都以有求為主要目的，如：寒窗苦讀為求功名、越王勾踐為國家復仇等。而佛門中的忍辱法門，則以內自修證為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為大無愛，以覺悟人生真理，追求圓滿的菩薩道為主。兩者的相似之處，卻存在根本性的區別，但此兩種方式皆能使我們趨向完善人格的重要品德修養。

5. 鄭惠昭：〈《大智度論》羈提（忍辱）波羅蜜之研究〉，2009年。

此研究分析初期大乘佛教，及各經典中的忍辱般若蜜，對於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的忍辱般羅蜜實踐修行法，作詳盡敘述與對比，並進一步對生忍、法忍做一全面深入的意義探究與實踐法門的闡述，結合慈悲與空觀的關係，運用在社會上的實踐。

6. 星雲大師、單國璽、嚴長壽、翁詩傑：《以忍為力》，2012年。

星雲大師從社會現象到個人生活中，探討「忍」的力量，提升內心智慧、增加道德勇氣、自我寬容的慈悲心，淬練出生存力量，及厚實自身的智慧，並運用在面對各種人事情境之下，如何化解生活中的種種困境、對自我內心的貪、嗔、癡的成見，如何接受、擔當並化解。不管是對中國文化亦或宗教信仰下，「忍」對於個人行事、社會健全亦或國家和平富強，皆是為重要的因素。

7. 菅野博史：《釋尊的中心思想與《法華經》的特色》，2013年。

本書透過釋尊的成道、初轉法輪、涅槃發展出《法華經》中的教義特色，以一

乘思想貫穿四諦與十二因緣法中的緣起。針對慧思大師對於末法危機意識的關注，以四安樂行提出了忍辱思想，主張通往佛道者，需要實踐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並結合「法華三昧」，闡明「忍辱」的層次，以三忍即眾生忍、法忍、大忍三種忍，來說明其忍辱思想意義。

此篇是針對慧思內容思想作一分析，雖與《法華經》的忍辱思想有相關，但並不是直接針對法華經的忍辱行作探討。

8. 曾堯民：《中古時期關於常不輕菩薩行的主張與實踐》，2013年。

研究者提出對於常不輕菩薩的行為，以鳩摩羅什大師譯《法華經》及竺法護所譯的《正法華經》兩部經文中，說明常不輕菩薩為何行禮拜的行為，從中延生出眾生皆有佛性的觀點。此意涵背後也顯發出，常不輕行，對於所有人等皆不起輕慢之心，一切堪忍，行忍辱行。此著作也指出常不輕菩薩禮拜背後的行為意涵，並非無理由的禮拜，故釐清本研究在此品上的一些盲點。

9. 菅野博史：《慧思的忍辱思想-以《法華經安樂行義》為中心》，2014年。

文中以慧思大師忍辱思想形成的原因，由於他對末法時代抱有強烈的危機感，也因自身的修行充滿了險惡，因此以〈安樂行品〉中第一菩薩行處，「住忍辱地」對眾生忍、法忍、大忍進行了說明，發展出獨特的忍辱思想。

綜合上述，俾使本研究更能深入一步探討關於《法華經》背後所意涵之忍辱實踐。不論是宗教實踐上的忍辱，亦或是世間普遍所認知的忍辱，生活中的修行、做人處事準則，大多需依憑著「忍辱」，如在《法華經·化城喻品》中，釋尊告諸比丘：「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5</sup>此義涵為釋尊在這堪忍的國土中，忍受各種內外苦難，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

<sup>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化城喻品 7〉，《妙法蓮華經》卷 3，《大正藏》冊 9，頁 25。

## 第二章 《法華經》的文本

現存經典並非佛陀一代說法的筆錄，而是佛弟子於釋尊滅後，次第結集所成。大乘佛教經典以原始教典為基礎，與各時代的文化、思想結合後，次第發展而成。作為初期大乘經典的《法華經》，也是如此。

《法華經》成立於西元一世紀初期至二世紀時期的印度，其思想形成，與當時時代文化、社會、思想的衝擊，彼此之「受容」影響，亦是重要之因素。對於現存的漢譯法華經本共有三種，其中鳩摩羅什所譯《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八品，流傳最為廣泛，為目前一般所誦持，另有竺法護所譯《正法華經》十卷二十七品，最為詳密，以及闍那崛多與達磨笈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七卷二十七品。

《法華經》是釋尊晚年於王舍城靈鷲山所說法，此經典經次第結集後，在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並行時期的背景下，經中各品的內容、思想，乃至弘傳，也深受影響。因此，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方向為在大乘初期的歷史背景條件下，所形成《法華經》的重要思想。

### 第一節 《法華經》的時代背景

在釋尊滅後百年，和合的僧團，因其性格及對戒律看法上的差異，各部派開始發展出自己的教學說明，形成了保守的上座部和革新的大眾部，此意味著僧團的分裂，形成了二十餘部派的部派佛教。在此時期，出家僧團注重於教理上的精細解析，因而遠離了釋尊的人間本懷，然而在在家信眾心中，釋尊的精神從沒有離開過。

爾後，大乘思想所組成的信奉者，出現了抗衡出家教團的經典，為初期大乘經典，當時的大乘教團開始對部派產生了輕蔑，並貶抑稱對方為小乘，也稱之為聲聞乘，視只求深研經藏、自我解脫得涅槃的出家教團為小乘，認為部派佛教並沒有達到佛陀度眾的本懷，並在當時因部派佛教的出家眾多著重專研於經藏中，對於佛法



的實踐面，較為缺乏，而當時所興起的佛塔信仰，大多由在家信眾所守護著，開始造成出家眾與在家眾間的疏離。

因此，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場上，在大乘經典方面，如《維摩詰經》對於小乘者提出嚴厲的非難，認為聲聞乘沒有成佛之期，抱持聲聞、緣覺二乘無法成佛的觀念，稱其為「敗種的二乘」。在當時，《維摩詰經》也成了在家信眾所奉仰，破斥二乘的圭臬。

而大乘經中的批判，引起了部份部派佛教認為釋尊滅後，所結集出的大乘經，並非釋尊親口所宣，因此嚴厲批判反擊，以「大乘非佛說」的立場來抨擊大乘的興起。<sup>6</sup>而從現有的史料來看，在龍樹菩薩的《中論》、《大智度論》等著作中，以及《大泥洹經》、《大般涅槃經》、《優婆塞戒經》、等諸經皆列舉本經經名，並援引經中文義，也因此證明《法華經》的出現比上述的經論都還來的早些。

雖現今的佛教已不再分為大、小乘之說，因小乘含有貶抑的意思，其實也違反了釋尊的平等思想。而在笈多王朝時期，一些小乘信奉者居住於印度西南方，也因此將小乘佛教傳入現今的斯里蘭卡、泰國、緬甸等國家，故稱為南傳佛教。而大乘佛教則從東面傳入中國後開枝散葉，稱為北傳佛教。

然而在當時大、小乘對峙時代裡，堅守並宣揚釋尊思想者，雖也認為二乘者只求自身解脫，永遠不能成佛，遠離釋尊平等、人人都能成佛的精神，但在修行的過程中也產生了對此想法的反省，於是立於釋尊原點上，回歸到以救度一切眾生為目的，故促使《法華經》的產生。以平等、和平、慈悲為主的《法華經》，在內容上融合了大、小乘的矛盾，建立一佛乘思想。<sup>7</sup>

《法華經》在本門的部份，佛陀視二乘者為根機未熟者，予以方便善巧授記，出家教團的二乘皆能成佛；到了迹門的部份，則對在家教團為主的菩薩，強調受持《法華經》的功德。此經以融合的立場，消弭出家、在家間的矛盾分歧，顯現佛陀

---

<sup>6</sup>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https://goo.gl/Z94GM1>，瀏覽日期 2017.7.24。

<sup>7</sup>永本法師，〈《法華經》的特色、價值與文獻應用〉，《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 4 期，2016 年 7 月，頁 73。

人間平等精神，拓展緣起中道的思想，並開顯出「方便即真實」的意涵，由此可見，《法華經》對佛教影響極其深遠。

其中，〈提婆達多品〉為此經最後增篇成立，強調如惡人者提婆達多，因傳授《法華經》予修行中的釋尊，以此功德最終授記成佛。藉以除了提出一佛乘的觀點，在經中也展示了惡人成佛、小善成佛、女人成佛的立場，以此開啟了「回小向大」的嶄新學說，對於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奠定了佛教思想史上重要的位置。

## 第二節 新思想的時代困境

《法華經》的出現，為初期大乘佛教興起之新時代，對於《法華經》教義上產生，與當時大乘思想相呼應，但卻與同時期部派佛教修道觀，有極大不同與衝擊；故從大乘學說的歷史根源、及其他大乘經典不同主張，作一略述。

### 一、大乘興起的原因

乘，即交通工具之意，意指將眾生從煩惱的此岸載至覺悟的彼岸。在釋尊滅後一段時間，大乘佛教興起，因而有了大乘、小乘名詞之對立出現，也是大乘佛教徒對於原始部派佛教之貶稱，站在部派佛教立場，認為大乘並非佛教。但從思想史之發展而言，小乘乃是大乘思想之基礎。

大乘興起原因，主要來自對根本佛教精神回歸，以及大乘教義的產生，而形成初期大乘經典。促成興起的主因，乃是般若思想，般若思想導源是源於大眾部「世出世法悉是假名，故言一切法無有實體。」<sup>8</sup>之因緣生法基礎。而大乘興起原由，據南傳《論事》中記載：大眾部所主張「空性含於行蘊」，乃為緣起空性教理。初期大乘經典，便是以整理上座系教學而出現。同時，「心性本淨說」或「種子說」等大眾部教義也入於大乘教義中。<sup>9</sup>

<sup>8</sup>印順，〈第十章 般若波羅蜜法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3月，頁633。

<sup>9</sup>聖嚴法師，《印度佛教史》，<http://t.cn/REgej3R>，瀏覽日期2018.3.9。

大乘佛教將部派及原始佛教，重新轉化其保守且僵化的思想，回歸到佛陀本懷。站在高度立場的大乘佛教者，貶低部派佛教為小乘之說。同樣，部派佛教也以正統根本佛教立場，對新起的大乘佛教，提出大乘非佛說、大乘是魔說的口號。直到無著菩薩，以《大乘莊嚴經論》、《顯揚聖教論》、《攝大乘論》三部論著，竭力發揚「大乘是佛說」觀點，與《法華經》的出現，以三乘歸一揉和了大小乘之對立，並使大乘思想地位更加提高。<sup>10</sup>

由此，大乘佛教站在「合」的立場，為復元於根本佛教之基本精神。部派佛教教理固定化的解釋及其教團的形式化，使人反省部派佛教，違背佛教根本精神的各種問題，為回歸佛陀本懷精神，即是興起大乘佛教直接原因之一。

## 二、初期大乘經典

初期大乘佛學的時間為西元 50 年至 400 年間，處於案達羅王朝中期至笈多王朝初期。但在案達羅王朝、笈多王朝期間，以復興婆羅門教為主，皆不支持佛教，迫使往下層發展，故學說中也反應了這些階層的思想意識。<sup>11</sup>

大乘佛教主要著重利益於大眾的行為，而原始部派則著重自身解脫。因此，在大乘及原始部派有以下不同區別：

表 3-1 原始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之差異性

差異性	原始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
根本信仰	唯一的佛為釋迦牟尼佛	窮未來際的過去、現在、未來及十方界中有無量無數的佛
修學方法的內容 <sup>12</sup>	1.修「三學」、「八正道」為主。 2.從戒律的守持、修習禪定中獲得智慧。	1.依「三學」、「八正道」。 2.修習「六度」。 3.利用「四攝」方便法。 4.行持菩薩行。

<sup>10</sup>同上註。

<sup>11</sup>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大乘佛教》。

<sup>12</sup>水野弘元，〈修行道—三學〉，《原始佛教的特質》，<http://t.cn/RdSofb2>，瀏覽日期 2018.4.7。

修行方式的 次第 <sup>13</sup>	以出家眾為核心，具「修行解脫的優先性」，形成「僧尊俗卑」的倫理模式。	出家、在家皆可修持菩薩行
教義學說 <sup>14</sup>	說一切有部主張：「我空法有」，否定個人的主觀精神，但不完全否定客觀世界。	1.主張「人法兩空」，否定人的主觀精神、客觀事物的存在，認為一切法皆由因緣和合而成。 2.「性空幻有」，是大乘思想的重要體現。
終極目標 <sup>15</sup>	1.重視個人的解脫。 2.以「四向四果」為修行的次第。 3.追求證得阿羅漢果為最高修道階位。	1.以眾生成佛、建立佛國淨土為宗旨。 2.以「饒益有情」為修行的正覺之道。

(資料來源：見註 13、14、15、16。)

審閱初期大乘經典，日本學者木村泰賢以兩種方法來分辨：

(一) 以龍樹菩薩經典引用考查：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引用的大乘經典最多，其內容所引用者，必在龍樹菩薩前就已成立的經典。

(二) 中國譯經史上考查：以龍樹菩薩時期為止，在中國所譯大乘經典中，可視為初期大乘經典。如東漢桓帝年間支婁迦讖、東漢獻帝年間的吳支謙、康僧會、竺法護，這些譯經僧侶皆被認為是龍樹菩薩之前或是同時期的人，他們所譯的經典，必也是龍樹菩薩之前已存在。<sup>16</sup>

佛教的種種理論中，在解脫觀點上以成佛為最高的修行目標，並以「諸法性空」及「六度」為主的經典，構成大乘佛典的重要理論，列舉以下幾部初期大乘重要的經典。

### 1. 《般若經》

「空」為般若的主要思想，般若譯為終極智慧，從空性中了悟宇宙人生各種存有真相，空也為一種正見，此正見、智慧可證入空性，若能證入空性必是依智慧而

<sup>13</sup>聖凱法師，〈印度佛教僧俗關係的基本模式〉，<http://t.cn/RdSG0jg>，瀏覽日期 2018.4.7。

<sup>14</sup>元弼聖，〈從佛教的語言思想發展看僧肇之假名觀〉，《中華佛學研究》，第 2 期，1998 年，頁 299-311。

<sup>15</sup>同註 13。

<sup>16</sup>聖嚴法師，《印度佛教史》，<http://t.cn/RnVvi3z>，瀏覽日期 2018.4.7。

得。般若的空觀思想，不是什麼都沒有的觀點，而是以無所得，不受我執、我欲所束縛的觀念，達到無罣礙自由之心境，其根本精神，即為真空妙有。<sup>17</sup>

## 2. 《華嚴經》

《華嚴經》以《般若經》中，「空」的思想基礎下，因緣合聚而成了「有」，繼而延生出淨心緣起，從而開展出方正廣大的世界觀，因而，也有了以「方廣」來代表大乘的代名詞。根據《華嚴經傳記》卷一記載，龍樹菩薩在龍宮見到的《華嚴經》有上、中、下三卷。漢譯六十《華嚴經》是在東晉年間所譯出、實叉難陀所譯的八十《華嚴經》及般若所譯的四十《華嚴經》。

而龍樹在造《大智度論》時，引用《華嚴經》，證實在當時已經有了《十地經》及〈入法界品〉，並於龍樹之前就已在印度流通過。而〈入法界品〉為《華嚴經》之精要，也為全經綱要。

《十地經》為地論宗所依經典，也是華嚴宗成立之基石。說明菩薩修行十地的階次，為歡喜、離垢、發光、焰慧、難勝、現前、遠行、不動、善慧、法雲十個聖階。此十地思想，在《大品般若經》中，提到般若菩薩道十地的行法意涵與行法之處。

〈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依文殊菩薩指示南行參拜善知識，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歷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修學。由信入解，由解而行，由行得證，完成學佛的四大階程。<sup>18</sup>

華嚴提出「三界所有，唯是一心」。<sup>19</sup>因唯心論的論調，依十二因緣之緣起觀立場，以清淨心著眼，提出「十二有支，皆依一心」<sup>20</sup>，佛陀在菩提樹下自修自證的緣起真理，以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依妄心而產生了「此有故彼有」，佛陀的如實觀照，此十二「有」為無常幻化為空的理論，

<sup>17</sup>演培法師譯，木村泰賢著，《諦觀全集》，新加坡：靈峯般若講堂印行，1978年，頁182-183。

<sup>18</sup>高振農釋譯，《華嚴經》，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3月，頁12、頁368-371。

<sup>19</sup>（唐）實叉難陀譯，〈十地品2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7，大正藏冊10，頁194。

<sup>20</sup>（唐）實叉難陀譯，〈十地品2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7，大正藏冊10，頁194。

形成般若的妄心緣起觀。透過「空」，站在妙有的立場看緣起，則形成淨心緣起的觀點。<sup>21</sup>

原始佛教以自我完善及解脫為宗旨，而無暇顧及事物與本質間的探索，因此，從《般若經》到《華嚴經》中，以般若的空觀到善財童子具體的五十三參，來實踐菩薩修學，以大開顯現「清淨心」的「妙有」。

### 3. 《維摩詰經》

本經建立於般若思想的基礎上，消極談論「空」，而積極肯定「有」，具體地表現出佛菩薩形象及大乘佛教的精神，與原始佛教中自我解脫、遠離世間的觀點對立，也因此，在《維摩詰經》中嚴厲喝斥小乘為「焦芽敗種」。

《維摩詰經》承接了《華嚴經》的思想，以法身示現，使佛法走入現實人生，主張「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sup>22</sup>、「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sup>23</sup>

華嚴思想是將成佛的修行方法，投向實際的人生，而此思想與小乘的隱閉離俗的目對立。因此，《維摩經》主張「不捨道法而行凡夫之行，不斷煩惱而入於涅槃之境」，以直心、深心、菩提心為道場，認為世間出世間不二，佛道應「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sup>24</sup>

而小乘的修行生活，偏重於解脫自利、自修自證的方式，因此到了部派佛教末期，便與世間大眾生活有了距離，《維摩經》的出現，以濃厚人間性提升出佛教的新氣象，經中維摩詰居士，雖為在家居士身處娑婆世界，但超越凡塵，以在家菩薩的形象，不執外相在各種場合現身說法，提振了在家信眾的信心。經中〈不可思議品〉敘述維摩詰居士與佛弟子富樓那及舍利弗的智慧譬喻問答，反應出聲聞羅漢智慧不及菩薩見解層次上的寬廣。

### 4. 《妙法蓮華經》

<sup>21</sup>聖嚴法師，《印度佛教史》，<http://t.cn/RnflC9a>，瀏覽日期 2018.3.20。

<sup>2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佛國品 1〉，《維摩詰所說經》卷 1，《大正藏》冊 14，頁 538。

<sup>23</sup>（後秦）鳩摩羅什譯，〈佛道品 8〉，《維摩詰所說經》卷 2，《大正藏》冊 14，頁 475。

<sup>24</sup>（唐）澄觀述，〈世界成就品 4〉，《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6，《大正藏》冊 36，頁 195。

上述《華嚴經》及《維摩經》以站在大乘的立場，直指貶斥聲聞、緣覺二乘，造成大小乘緊張對立，《法華經》因而起而做調解，使聲聞、緣覺者發起大乘之意，令三乘漸歸於一乘理念，直暢佛陀本懷，使所有眾生，乃至畜生道的龍女，甚至惡人提婆達多，也能成佛。因此，《法華經》在大乘教中雖同為大乘經典，但包容二乘的方面，與其它大乘有分別，也是本經被視為諸經之王的原由。

《法華經》、《維摩經》對小乘的看法，此兩部經典採取中道正觀的方法。《法華經》雖然認為小乘是出於佛說，但以為是佛權宜之說。所以稱小乘為「譬喻化城」，大乘才是究竟。其主要在「開權顯實」、「會三歸一」，使三乘統一起來。《維摩經》中心思想則是「彈偏斥小」、「嘆大褒圓」，從破小的看法上建立自己觀點。因此，法華是「立」的多些，維摩則是「破」的多些。

由上述中，在這些早期的大乘經典中，以強調人人皆可成佛理念，則是《法華經》處於大小乘思想交絡下，與其他大乘經典不同之處，此經對聲聞道與辟支佛道皆持尊重、肯定的態度。

換句話說，學佛的過程必定會歷經，陷入小乘的法喜狀態，而佛法根本精神應該是示教利喜。學佛的過程中，會先歷經二乘聲聞喜樂境界，而佛法應是在大乘理想下實踐，釋尊成道後，包容接引所有人等，從王宮貴胄到販夫走卒，從外道教徒到淫女賤民，皆不捨一眾生。這也是釋尊宣說眾生皆能成佛的理念，為釋尊最後在世八年間，最終向世人宣說《法華經》的意義，以融合了大小乘的教義，闡釋佛法的平等包容性。

### 第三節 《法華經》思想特色

以《法華經》成立的時代背景下，探討在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中所延伸出不同的教理思想與理念。此經典的出現在於印度特殊社會下所產生，當時印度社會的風氣是否類似現今的社會，背後是否隱藏著道德漸失的危機？故，經中種種譬喻，釋尊皆已以方便智慧之法來引導眾生。《法華經》思想，學者研究角度是多元的，從本

門、迹門探討、從開會思想探討，或從成立史的先後次序作研究等。

本門，乃是佛陀內證的法身智慧；迹門，則是佛陀示現人間種種度眾事迹。所謂的開會思想，為開三顯一、會三歸一，也就是開聲聞、緣覺、菩薩的二乘法門，來顯示一佛乘的思想。會三歸一，即是佛陀開示三乘法門，引導三乘人能進入佛法境地。三乘人已入門並獲證小乘涅槃境界，更重要是引導能入佛的究竟解脫境界，因此要會三乘回歸一佛乘的歸所。

乃至《法華經》中的菩薩道思想，更與其他大乘經典不同。《法華經》強調一佛乘的思想，主張眾生皆能成佛，如何開權顯實，引領眾生悟入佛之知見，為《法華經》之宗旨。為了強調《法華經》的功德殊勝，《法華經》中菩薩行持，是以「經卷」為中心的弘經實踐，特別強調對《法華經》的信力，不分在家、出家一切人等，都是能成就佛道的菩薩。本章節將從一佛乘思想、菩薩道思想來作分析探討。

## 一、一佛乘的思想

初期大乘經典中，如《維摩詰經》等其所提出的大乘立場，在救濟被貶稱為「敗種永滅」二乘之背景思想下興起，雖不承認二乘為真實，卻又承認彼等存在的思想；以《法華經》的精神理念來說，聲聞、緣覺都只是佛陀方便說法，最終皆要邁向一佛乘的成佛之道，這也是佛陀「無二亦無三」方便法門之示現。如〈方便品〉所述：

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

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sup>25</sup>

上述引文之意，對於諸佛如來為眾生說法，皆是為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法華經》中所提倡聲聞、緣覺皆能成佛、供養佛塔也能成佛，主張受持經典便可以成佛等，皆是「三乘歸一」的方便，此為表述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及成佛不難的思想，但是這與當時部派並行的聲聞乘思想情境相違背，因此，《法華經》二十八品中，

<sup>2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7。



釋尊以七個譬喻故事開啟「回小向大」的門徑，包括「開權顯實」、「會三歸一」的理念，以成佛為最終目標。因此釋尊在〈方便品〉如此述說：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爾時諸梵王，……請我轉法輪。我即自思惟，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雖復說三乘，但為教菩薩。<sup>26</sup>

對於經典內所說的「佛乘」，就是釋尊所指微妙第一智慧。佛出於世間，是為了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因眾生根器愚鈍，對貪、瞋、癡、愛、樂欣喜，而不能信受正法，於是釋尊以方便法先說三乘。

以「三乘為方便，一乘為真實」為核心的《法華經》主張「一切眾生皆能成佛」，連惡人、畜生道的龍女，也能成佛外，更將聲緣、緣覺的二乘，納入其中。

在大乘佛法中也提出聲聞、緣覺、菩薩修行次第在邁向成佛之道。聲聞、緣覺名為「二乘」或稱「小乘」，以個人得涅槃法樂為目的，但《法華經》所提出的一佛乘則是「一切眾生皆當作佛」，<sup>27</sup>這是大乘菩薩，最終極的理想，從利他中完成自利。

釋尊以眾生根機，隨類個別說法，從「會三歸一」到「一切眾生皆能成佛」的基礎底下，又提出了「小善成佛」的方便法門，依「信」為依靠，精進為前行動力，而獲善根，〈法師品〉中：「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28</sup>如是聞經一偈一句，便可通達佛果，又如貧女一燈<sup>29</sup>獻佛，雖為小善之舉，但以大善之心得成佛之法。

#### （一）會三歸一

會三歸一，即開三乘之方便，將聲聞和緣覺乘歸入於一乘之真實。天台宗調在《法華經》之前的經典，對於聲聞、緣覺、菩薩等三乘，是對於未成熟的根機者來

<sup>2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9。

<sup>27</sup>（宋）慧觀，《法華宗要》卷1，《大正藏》冊34，頁875。

<sup>2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10〉，《妙法蓮華經》卷4，《大正藏》冊9，頁9。

<sup>29</sup>（元魏）慧覺譯，〈貧女難陀品20〉，《賢愚經》卷3，《大正藏》冊4，頁370；（西晉）釋法炬譯，《阿闍世王授決經》卷1，《大正藏》冊14，頁777。

方便施設，因此，對於未開顯真實以前的為權法，待根機成熟後，為之勸誘入佛道，為其開顯一乘，使聲聞、緣覺能證悟三權一實的妙旨。換言之，在聲聞乘中，即意含菩薩乘之意義，與聲聞乘修行意涵，等同於成佛的修行。在《法華經》中迹門的觀念有聲聞、緣覺、菩薩與佛；雖佛與聲聞的層次有所差別，如同師長與弟子，但最終目標皆是離苦得樂，故在聲聞以自利為主的行為上，最終希望能引出其大乘心，發起自利利他的願心，因此釋尊提出了「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也就是「三即一」的融合性說法。換句話說，《法華經》為救濟聲聞、緣覺二乘，使其成為菩薩乘而入一佛乘境界的開會思想。<sup>30</sup>

初期大乘經典，主張「一乘究竟」，這種說法從《法華經》開始。經中所說一乘教，並不認為三乘皆可達到究竟境地，因此，強調二乘教法只是一種方便說。如經云：

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sup>31</sup>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sup>32</sup>

對於《法華經》中的成佛論來說，不管是無二唯一，或是無三唯一，大乘即是一乘。聲聞、緣覺的修證，只是為引導眾生，能夠以權巧方式，漸入佛道之方便法門。因此，釋尊在經中以「窮子喻」、「火宅喻」、「化城喻」、「繫珠喻」來揭示此一意義。<sup>33</sup>

在「化城喻品」中，以化城令旅人止息疲憊與怖畏的譬喻，闡明了二乘涅槃的定位。<sup>34</sup>化城，指變化之城邑，比喻二乘之涅槃。以喻涅槃能防止見思之非，禦生死之

<sup>30</sup>平川彰，〈大乘佛教法華經位置〉，《法華思想》，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2月，頁18。

<sup>3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7。

<sup>3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8。

<sup>33</sup>印順，〈第十四章 其他法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3月，頁1178-1179。

<sup>34</sup>釋昭慧，〈「三乘究竟」與「一乘究竟」--兼論印順導師由緣起性空論以證成「一乘究竟」的可能性〉，《玄奘佛學研究》，第1期，2004年7月1日，頁21-52。

敵。<sup>35</sup>〈化城喻〉載，有眾人（聲聞人）將過險難惡道以達藏有珍寶處（亦即為真理），但因路途上疲憊不安欲退還，領隊隊長為安撫眾人，便以方便力，於路中變化出一城，令眾等得已歇息，最終能提起勇氣向寶處所前進。藉化城比喻聲聞所得涅槃非為究竟，不遠處的珍寶，即為大乘佛果。因此要達到目的、為得大乘真理，遇到困難，則需忍耐。故，釋尊如是說：

諸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為汝等作大導師，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若眾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中道為止息故，說二涅槃。若眾生住於二地，如來爾時即便為說：『汝等所作未辦，汝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sup>36</sup>

以「化城」為喻，說明二乘的涅槃，只是佛陀為令增上慢弟子能入涅槃城，因此，化設了諸禪三昧城，來暫時解除生命的恐懼與疲憊，所引導的方便法門。由此可知，為了冀求一切二乘人及已入涅槃的二乘聖者，《法華經》在此品中出現了「會三歸一」的論點。

## （二）眾生皆能成佛

〈方便品〉中，敘述這些成佛非難的思想。根據經文如下：「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sup>37</sup>又同品，「或以歡喜心，歌唄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sup>38</sup>

《法華經》站在一乘法的觀點，強調「人人都能成佛」，眾生平等，這也是釋尊證悟之真理，對於二乘人、女人，乃至一闍提，若發起生命中的覺性，進而自覺覺他，皆能成為圓滿覺悟的佛。

<sup>35</sup>星雲大師，〈第二十課 總論菩薩道〉，《佛光教科書》，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195。

<sup>3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化城喻品 7〉，《妙法蓮華經》卷 3，《大正藏》冊 9，頁 26。

<sup>37</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8。

<sup>3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9。

並在〈提婆達多品〉中，對於暴戾的提婆達多，雖為造五逆重罪之人，但因在過去無量劫裡面，曾善心修行及對於傳施《法華經》的功德，而被授記成佛。雖在歷史上記載，提婆達多為造五逆重罪惡人，但因過去生中曾經佈施《法華經》的功德給佛陀，而能在無量劫後成佛。

不但，有〈提婆達多品〉示例。另在〈常不輕菩薩品〉中，也透露了四眾皆作佛的內容：

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sup>39</sup>

因常不輕菩薩逢人作禮，將大眾皆視為是未來佛來恭敬禮拜。若沒有平等心，尊重一切人等皆有佛性，皆能作佛。

### （三）小善成佛

《法華經》站在一乘法的觀點上，強調一切眾生都能成佛。而成佛的方式不同於其他大乘經典，如《華嚴經》有五十二個修證階位，是一層一層的往上登，方能成就佛道。而《法華經》的成佛觀，則以小善成佛為出發點，認為所有聲聞、緣覺皆能被授記成菩薩，皆能回小向大成為未來佛，在成佛理論上，這是《法華經》不同於一般大乘經典之處。在〈方便品〉經文中，也提出許多小善成佛的思想，同時呼應品名的方便法門。

乃至童子戲，若草木及筆，或以指爪甲，而畫作佛像，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或以歡喜心，歌頌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40

<sup>3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0。

<sup>4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9。

釋尊在偈文中的表述，除了提起未來弟子們在信仰上的信心，亦在告訴未來世的弟子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小小積聚的善心善事，也能成就佛道。以阿育王為例，阿育王前生因見佛而心生歡喜，便以手中的沙土供養佛陀，因布施的一念清淨，而感得殊勝善果。因此，給人一句愛語、一個微笑，給人光明、希望，也是開啟自己光明的未來，這樣的一些小善，慢慢成就大眾與自身的法身慧命，進而共成佛道。

因此，《法華經》在一佛乘思想根底下，開展出聲聞、緣覺之二乘，使其回小向大趨入一佛乘。同時，主張一切眾生皆能成佛之中心思想，為大乘佛教的終極目標。《法華經》站在圓教的立場上，小善成佛的觀念，成就佛道並非困難之事，使大眾升起信心。如此成佛非難的思想，為《法華經》調合了大、小乘對立觀點，也是此經與一般大乘經典不同之處。

## 二、菩薩道思想

從信、解、行到發心立願，縱觀整部《法華經》不管是在經題、經文、實踐上的解門，都強調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所蘊含的即是大乘菩薩道思想。《法華經》的全稱 *Sad-dharma Puṇḍārika Sūtra* 「薩達磨芬陀利迦蘇多羅」，譯為《妙法蓮華經》，經題的 *Puṇḍārika* 意譯為「白蓮花」，以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來象徵佛法的潔白、清淨。站在《法華經》本跡二門角度來看，佛陀透過無盡的菩薩行，成就圓滿智慧法身，早已為「久遠實成」的佛，在因地修行，見眾生之佛性未啓，而生生世世於輪迴中，故不忍眾生苦，為令眾生開佛知見、悟佛之見、入佛知見，而降誕於世間。

然在《維摩詰經》中，認為聲聞、羅漢皆為二乘者，但釋尊以為在自證自覺的過程中，聲聞、緣覺者在聽法實踐過程中，於頂位階段時，若發起救度眾生之願，皆能成就佛性。<sup>41</sup>在「唯有一佛乘，無二亦無三」，因此，聲聞雖以聲聞的外相，但內心卻發起大菩薩之心，如：富羅那尊者、舍利弗尊者等，皆是外現聲聞，內秘菩

<sup>41</sup>三友健容，《阿毘達磨佛教的聲聞成佛與法華經》，<http://t.cn/RncDNu1>，瀏覽日期 2018.5.31。

薩行的代表。聲聞為即成的菩薩，而菩薩亦是聲聞所成就。此為聲聞成佛的理論。

菩薩覺有情，常思眾生苦。菩薩道的思想，從《法華經》中〈勸持品〉、〈從地湧出品〉、〈常不輕菩薩品〉、〈藥王菩薩本事品〉、〈妙音菩薩品〉、〈觀音菩薩普門品〉、〈普賢菩薩勸發品〉的經文裡，皆流露救度一切眾生之願心。<sup>42</sup>菩薩為愛樂無上菩提、精進欲求的有情。<sup>43</sup>因此菩薩，又名「菩提薩埵」，發平等心，以「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為目標，其精神是為救度一切眾生，為使一切眾生入佛道。

### （一）聲聞是菩薩

聲聞與菩薩，在《法華經》中，對於釋尊來說，並無所謂分別，雖聲聞是以「自利」為出發點做為修行的最終目的，菩薩以「利他」為根本，兩者目標不同，但在經中最後，釋尊化導聲聞者入於一乘佛道，在修行上終究是回小向大。

《法華經》的一乘思想，包括了三乘教法，融合了大小乘，以菩薩乘修持方法，為成佛之道的目標。故「但教化菩薩」<sup>44</sup>的義涵，是為教化一切眾生皆能成為菩薩，如舍利弗尊者，由退轉的聲聞，經釋尊開示後轉向為菩薩；又如富樓那尊者也是由聲聞轉化為弘經的大乘菩薩。

故，整部《法華經》每品成立思想環環相扣，從佛陀對聲聞的開示，以循序漸進的深化過程，以譬喻方式來化導其聲聞者，顯發在人格本質上潛在的菩薩因。而法師的人格特質也在〈法師品〉至〈從地湧出品〉中所展現，以〈安樂行品〉中的四安樂行，表明法師在修道上應安住行持的方法。

聲聞即是為成佛而修行的菩薩，此為《法華經》菩薩思想特質之一。聲聞為了覺他，度化眾生，所要實行大乘菩薩道背後「施無畏」精神，以富樓那尊者為例，在〈五百弟子受記品〉中，釋尊如此說：

今此富樓那，於昔千億佛，勤修所行道，宣護諸佛法。為求無上慧，而於諸佛所，現居弟子上，多聞有智慧。所說無所畏，能令眾歡喜，未曾

<sup>42</sup>永本法師，《妙法蓮華經 二十一世紀的光明與希望》，<https://goo.gl/KbRkUU>，瀏覽日期 2017.8.24。

<sup>43</sup>印順法師，〈第三章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3月，頁130。

<sup>44</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262。

有疲倦，而以助佛事。<sup>45</sup>

文中，富樓那尊者，為「無所畏」者，堪稱為真修行忍辱者，在佛陀時代，要將佛法傳播到西方輸盧那國，即使聽說此地人民性情兇悍粗暴，他仍然不畏懼被殺、辱、打、罵，因此釋尊讚歎他是「善學忍辱」者，為釋尊十大弟子之一，並有說法第一之美譽。

## （二）法師是菩薩

《法華經》在理論上，結合了一乘妙法與久遠實成的佛；在實踐上，透過人，把一乘妙法的思想運用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地表現出來。在現代人間中，將佛道實踐，與生活合而為一，才是佛陀宣說法華思想的真正用意。因此，在經中有許多以法師為代表，能誦持、解說、書寫《法華經》者，皆稱為法師，另吾人所熟悉的菩薩，是從事於救濟眾生之行跡及傳承佛陀久遠實成的思想。<sup>46</sup>針對《法華經》中菩薩的定義，以下分為兩點列述：

### 1. 所有人是菩薩

菩薩有「覺有情」之稱，詳稱「菩提薩埵·摩訶薩埵」，其精神本質為追求覺悟者之意，以自利利他的自覺修行為主，凡在追求真理、尋求開悟、發心教化眾生、求無上覺，認為只要徹底修行，不管是聖人、出家僧人、在家眾，都可堪稱為菩薩。

因此，在聲聞與菩薩兩者間，同為求法的過程，卻因精神次第上不同，其最終抵達的彼岸也會有所不同。而釋尊對於眾生的心，一味平等並無差別，在〈藥草喻品〉中以小草來喻為人天轉輪聖王，中草喻以聲聞、緣覺等眾，大草則為菩薩，在說明雖眾生根機千差萬別，釋尊法雨卻一相一味，並無揀擇分別對象，然接受法雨的力道，則是靠自己修行用功程度上有所不同。<sup>47</sup>故對此喻中的三草二木喻，釋尊如此說：

<sup>4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五百弟子受記品 8〉，《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28。

<sup>46</sup>演培譯，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論》，台北：天華出版社，1989 年，頁 305。

<sup>47</sup>莊崑木譯，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輯，平川彰著，《法華思想》，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 年，頁 253-254。

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穀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密雲彌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實。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sup>48</sup>

釋尊的三草二木喻，即是回歸到《法華經》中心思想：「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sup>49</sup>菩薩與聲聞其實是指同一體。聲聞以聲聞相貌成佛，而展開了聲聞成佛的理論。<sup>50</sup>又〈藥草喻品〉的偈頌云：

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為汝等，說最實事：諸聲聞眾，皆非滅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sup>51</sup>

此偈頌，表達《法華經句解》的：「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sup>52</sup>的義涵。在佛道圓滿的最終以聲聞成佛作為示現。釋尊的法，如同大雨遍灑乾涸大地，眾生以不同根機來吸取不同養份，成佛只待時機早晚成熟。

針對《法華經》內教義來說，三乘以聲聞、緣覺為主，大乘代表為菩薩，此節將論述佛教，為何以小乘或小車來比喻聲聞。實因聲聞著重於個人根器的不同，在實踐四聖諦、十二因緣或三十七道品的層次上，對於不同修行境界，證不同果位，追求以自身證悟為最終目標；而大乘或以大車為喻的菩薩，其目標則是為乘載更多眾生同入佛道。

<sup>4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藥草喻品 5〉，《妙法蓮華經》卷 3，《大正藏》冊 9，頁 19。

<sup>4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8。

<sup>50</sup>三友健容：〈法華探玄專題報導〉，《線上慧訊》，第七十九期，<http://t.cn/RncDNu1>，瀏覽日期 2017.12.3。

<sup>5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藥草喻品 5〉，《妙法蓮華經》卷 3，《大正藏》冊 9，頁 20。

<sup>52</sup>《法華經玄贊要集》卷 3，《卍新續藏》冊 34，頁 227。



在部派佛教中以三乘為主，代表傳統佛教的教團，對於佛教徒存在，例如在家信眾是屬於教團（僧伽）之外，在部派佛教時代，聲聞只限定為出家的弟子<sup>53</sup>，部派佛教中出家菩薩的思想也以遠離塵世，只求個人解脫為主。因此，部派的思想，對於出家與在家的部份，區分非常分明。

在相關研究裡也提及，傳統部派佛教中，對於阿毘達磨教理學說，進行了詳細嚴密，並非一般民眾所能理解的學術範疇，而是針對且提供於深居寺內鑽研者或是以從事經典探究為主的出家法師，拘囿在繁鎖的阿毘達磨教學理論上，因而與民眾產生巨大的疏離。<sup>54</sup>

在大乘法門裡，菩薩一詞，則有對於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的認同，<sup>55</sup>沒有出家或在家分別，大乘教法認為出家與在家也不應當是對立，雖然雙方採取的修行方式不同，但其目的都是在追求佛道。<sup>56</sup>因此，不但有出世的思想，還能以入世的精神來度化眾生，走進社會，將佛法教義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才是真正掌握並體現佛陀的思想本懷。

由此可知，大乘佛教的在家眾其地位已提高，而角色也較多元及活躍。學者藍吉富指出，在原始部派佛教中，僧伽為教團核心，在家眾為僧團護持者，到了大乘佛教後，在教義上，則提倡不論在家、出家皆可成佛，並且從弘法工作上，在家菩薩也可以學習弘揚佛法，因此〈法師品〉中，說明有五種法師，即凡是受持、讀、誦、解說、抄寫《法華經》的都是法師，由此可知，佛陀也認為法師不分在家人與出家人，並指出以現存大乘佛典考查，在家菩薩是可以主持在家眾所組成的教團。<sup>57</sup>如佛光山星雲大師所成立的「國際佛光會」，其幹部成員皆由在家眾居士所組成。呂凱文教授表示：

---

<sup>53</sup>莊崑木譯，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2004年，頁106-107。

<sup>54</sup>香光書鄉編譯組譯，水野弘元著，〈經典桑奇：尋訪印度桑奇佛塔(中)〉，《香光莊嚴》，第70期，<https://goo.gl/Pgc6YB>，瀏覽日期2017.12.4。

<sup>55</sup>莊崑木譯，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2004年，頁253。

<sup>56</sup>何勁松，《池田大作的佛學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117。

<sup>57</sup>藍吉富，《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其角色功能》，台北：東大圖書公司，<https://goo.gl/HBbf17>，瀏覽日期：2017.12.5。

在家信眾始終都是佛教人口裡的多數，世間生活的主流價值也仍然是以在家人的觀念為主。若佛教僅重視出家僧眾的出世間解脫法義，卻缺乏一套尊重世間與維持世間相對穩定性的價值機制作為應運，則不僅在家人接受佛教可能性不高，佛教也會喪失作為「人天師」的引領職能，被淘汰於宗教競賽熱烈的印度歷史裡。<sup>58</sup>

因此，雖在家菩薩與出家菩薩有相上之分，但在家菩薩者，如維摩詰居士、茉莉夫人為「心出家、身不出家」的典範。在家菩薩維摩居士，不存梵儀而修佛道；茉莉夫人則護持僧團不遺餘力，持守八戒。優婆塞戒經曰：「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二者、出家」。<sup>59</sup>《法華經》中，不論出家或在家，都是能受持《法華經》的五種法師，而這五種法師即是成就佛道的菩薩行。

## 2. 菩薩實踐範例

以下將列述經中常不輕、藥王、妙音、觀音菩薩為其代表，為菩薩實踐的範例。

### (1) 常不輕菩薩

常不輕菩薩特徵，對於一切人（四眾）唱說：「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sup>60</sup>

此常不輕菩薩的行為，常使四眾人等，聞言而起大瞋恚心，故以瓦、石、木杖攻打，雖然如此，常不輕菩薩還是依然作意，如此的禮拜讚歎，因而被稱為常不輕，在臨終時，因聽聞《法華經》而得六根清淨，故令增上慢的比丘四眾等歸服。由於當時的常不輕菩薩為釋尊的前生，以行忍辱行而度化增上慢四眾。增上慢四眾則為經中的跋陀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五百比丘、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等。

常不輕菩薩的修行典範，見人禮拜、讚歎，此為顯現佛之本性，也顯示成佛信心，示現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日本詩人宮澤賢治，因常不輕菩薩行，深受感動，而寫下一道詩：

<sup>58</sup>呂凱文，《論僧俗二眾之宗教教育從僧俗身份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https://goo.gl/V5WYzz>，瀏覽日期 2017.12.5。

<sup>59</sup>（北涼）三藏曇無讖，〈解脫品 4〉，《優婆塞戒經》卷 1，《大正藏》冊 24，頁 1038。

<sup>6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0。

われは不輕ぞ かれは慢こは無明なり

しかもあれ

いましもひらく法性と

菩薩は をなし給う

我常不輕 彼等怠慢

此時此處無明 且待彼時彼處

即開法性 菩薩禮敬<sup>61</sup>

常不輕菩薩，懷不輕之解，外敬不輕之境，身立不輕之行，口宣不輕之教，人作不輕之目。不輕之解者。又《法華論》云：「此菩薩知眾生有佛性不敢輕之」。<sup>62</sup> 因了知眾生皆有佛性，所以能行「不輕」之行。<sup>63</sup>

因此，常不輕，尊重所有一切人等，相信所有人皆是未來佛。常不輕菩薩禮拜眾生的行為，一方面使四眾弟子看清本自具足的佛性，另一方面也在對方身上及心性上，磨練出自身對佛性的堅定，與降伏自心的傲慢、戒驕戒躁，從禮拜中悟出佛法真理，為《法華經》修行的真正旨趣。

## (2) 藥王菩薩

藥王菩薩，在《法華經》中的前身為喜見菩薩，因得三昧，為報佛恩、對佛法虔敬，遂服諸香，飲香油，燃身供養佛。在中國也有許多高僧大德仿效此燒身供養，高僧傳中記載，北涼法進大師割自身肉來餵食瀕臨餓死的民眾，其實菩薩們所做所為，其背後最主要的精神，除了忍耐肉體上痛苦外，更是去除我執，與實踐慈悲的行為。

在《大智度論》卷十一記載：布施財物為外布施，捨身則稱為內布施（所謂內外，即屬主觀之身與屬客觀之物）。<sup>64</sup> 又同論卷十二<sup>65</sup>：將布施分為上、中、下三等，其中以捨身屬為上布施。而菩薩為什麼要捨身呢？《大丈夫論》卷上說：

<sup>61</sup>木村清孝，〈《華嚴經入門》第八講：逐漸深邃的境界〉，《人間佛教學報藝文》，2018年3月，頁291。

<sup>62</sup>鏡中沙門神迥述，〈釋常不輕菩薩品〉，《妙法蓮華經文句》卷10，《大正藏》冊34，頁140。

<sup>63</sup>永本法師，【《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1》本品的生起與題名】，<https://goo.gl/Me8eGv>，瀏覽日期：2017.12.3。

菩薩為一切種智故，大悲心為眾生故，捨身捨命得果報不空。若一切捨身不得果報，名空捨身。菩薩捨身為著財，眾生欲使生羞恥故，菩薩為眾生捨身命者，易於慳貪者捨一團飯。菩薩捨於身命為其慳貪者生其羞恥。菩薩所以施命為護他命故。...菩薩常樂行施，大悲自在隨受生死，身如涅槃樂。<sup>66</sup>

菩薩捨身為求一切智，因悲愍眾生所以捨身，為了保護他人生命所以捨身，同時也是為令慳貪眾生，生起慚恥心。在經典中有不少捨身的傳奇故事。如「本生談」中，尸毘王（釋尊前生）割肉餵鷹、《金光明經·捨身品》中，薩埵王子捨身餵虎的事跡、北本《大般涅槃經》卷十四，有雪山童子為聞法而捨身於羅剎等。

在近代，燃指供佛者，有八指頭陀敬安禪師燃兩指供佛、虛雲老和尚於阿育王寺燃指以報母恩，以及在越南因受到政府迫害佛教而焚身殉教的廣德法師。然而，在原始佛教相關經典及戒律中記載，佛陀並不允許自傷肉體的方式來修苦行，所謂印度苦行，用火、水、刀等使肉體受苦贖罪行為，並非佛教修行本意，對於現代高度發展的社會下，此種捨身行，顯然不適用於現今。

而藥王菩薩真正燃身供佛背後的意義及精神是為眾生服務之熱忱，並去除我執、我相，甚而以忍辱心饒益眾生，奉獻於佛教的精神。在參照聖嚴法師的開示中，也提及關於藥王菩薩燃身供佛的看法，他以為藥王菩薩的行為，應是基於「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菩薩精神而倡導的。<sup>67</sup>

在許多戒場中，如受持菩薩戒、出家三壇大戒，其中便有燃點戒疤供佛，星雲大師認為受持淨戒，身心合乎戒法律儀較重要，並指出真正修行及供佛，在於心中要有人與弘傳佛法的決心。因此，佛光山在 2016 年國際萬緣三壇大戒中，已不再提

---

<sup>64</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1，《大正藏》冊 25，頁 141。

<sup>65</sup>同上註 63，頁 150。

<sup>66</sup>（北涼）沙門道泰譯，《捨身命品 12》，《大丈夫論》卷 1，《大正藏》冊 30，頁 262。

<sup>67</sup>《聖嚴法師開示精選》，<http://t.cn/RmN56ch>，瀏覽日期 2018.3.5。

倡燃戒疤。燃戒疤，為表其象，表示受戒的意涵，與其說外在，不如內心恭敬虔誠重要。<sup>68</sup>星雲大師也更著力於弘傳人間佛教佛法的精神上，

### (3) 妙音菩薩

妙音菩薩，又尊為獅子吼菩薩，從字譯來看，菩薩以微妙音聲來廣宣佛法，並以音聲供養無數佛，而成就妙音功德，《法華經》中此品為〈妙音菩薩品〉，而竺法護所譯《正法華經》中，則稱為〈妙吼菩薩品〉。妙音菩薩在娑婆世界所變現三十四身與觀音菩薩變現的三十三身，皆是為了濟度眾生而來。〈妙音菩薩品〉與〈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內容極為相似，皆是同為變現種種身濟度一切眾生故。

### (4)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在鄭僧一發表探討觀音的長文中，以「半個亞洲的信仰」為題，談論觀音信仰，而目前不僅僅是在半個亞洲，實已遍及整個亞洲，以普門示現特質，形成所謂「家家彌陀，戶戶觀音」的諺語，早已深植整個亞洲人心中。在道教文化世界裡，也將媽祖視為觀音的慈悲化身，甚至於藏傳佛教，觀音心咒也是人人必持誦的咒語。<sup>69</sup>

而「普門」二字，也代表觀音菩薩普門大開，不擇眾生根機類別，因此經中以「常願常瞻仰」、「是故需常念」、「念念勿生疑」，<sup>70</sup>〈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之深意，在於闡明萬法一體的理念，對於個別眾生與一切眾生本具佛性融和，如同一滴水流入大海一樣同得鹹味，其方法即是藉著一心稱念觀音，與觀音冥合而為一。<sup>71</sup>

觀音的普門示現是在人格生命上體現，是為了趨向久遠實成的佛陀之道。從久遠實成的佛陀之道中，效法菩薩慈悲為旨趣。另，世親菩薩在《法華經論》中也以「二乘作佛」，揭發一切眾生的平等性，來強調《法華經》的特色。<sup>72</sup>

在〈普門品〉中，觀世音菩薩施攝慈悲令眾生所求如願，應化身為眾生所需要，觀眾生音聲，解救其苦難，此為觀音菩薩願力，一旦稱念其菩薩名號，菩薩便以種

<sup>68</sup>星雲大師，〈壹、修行資糧篇〉，《佛教叢書 7-儀制》，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47-50。

<sup>69</sup>徐雅慧·王慧蓮譯，于君方著，〈觀音在亞洲〉，《香光莊嚴》，第 59 期，1999 年 9 月 30 日，頁 6。

<sup>7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妙法蓮華經》卷 7，《大正藏》冊 9，頁 58。

<sup>71</sup>鄭僧一，《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台北：慧炬出版社，1993 年，頁 52。

<sup>72</sup>釋慧嶽譯，田村芳朗等著，《天台思想》，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2 月初版，頁 230。

種化身來度脫解難。

如，妙音菩薩的三十二行、觀音菩薩普門示現的三十三行，最終都是為了化度眾生，這也是菩薩一種方便法門，用對眾生最有益處的方式，使得所有見聞者、隨喜者皆能發起菩提心，也是釋尊最終願望。<sup>73</sup>

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車渠、馬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

74

從上述〈普門品〉的經文中，可見菩薩悲願，在於救度所有眾生。度化過程中，面對種種艱辛，眾生反覆的態度與心猿意馬的念頭，菩薩慈悲心背後蘊藏忍辱力量，與不厭其煩地度化剛強難化的眾生。因此，觀世音菩薩，為使眾生能發起菩提心，以種種應化身示現於眾生，其意義深遠。

貫穿於此章思想特色背後，是菩薩為眾之安忍，以一佛乘為指標，強調眾生皆能成佛。對於其它宗派不同聲音，以一位弘法者而言，若無法對佛法升起深信的信念，那麼在奉持佛法過程中，面對艱難、不被認可環境下，是無法傳承菩薩道的理念，也唯有以忍辱為後盾，才能持續弘傳佛法。因此，釋尊說：「不能忍受譏諷毀謗如飲甘露者，不能名為有力大人」。這也是為何在推動《法華經》信仰過程中，強調忍辱的重要性，而在此章節中，釋尊不斷地給予眾生信心，只要信受奉行大乘法，

<sup>73</sup>中村瑞隆，《真實之道—法華經》，台北：大展出版社，初版，2001年3月。

<sup>74</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25〉，《妙法蓮華經》卷 7，《大正藏》冊 9，頁 56。

必有無上果報與福德。

立處於新時代的弘法者，如何在時代巨大變動下，弘揚佛法，面對各種境界、弘化艱難，如何持有「無施辱之人、無所施之辱、無受辱之人」之心境，以生忍、法忍、無生法忍來面對種種挑戰，並將菩薩行的忍辱精神，融入個人生命進而帶動社會和平。

《法華經》在思想上，除了上述一佛乘思想中，引發相關的會三歸一、眾生皆能成佛、小善成佛思想、久遠實成的本佛思想、十如是的諸法實相思想；乃至菩薩思想所提到的聲聞與菩薩、在家與出家、法師與菩薩關係外，整部《法華經》本迹二門的內容，都可以稱作是為成就佛道的菩薩經典。在此，簡單略論《法華經》思想概要，作為探究《法華經》弘傳中忍辱行的前提述說。



### 第三章 《法華經》之弘傳及其忍辱行

忍辱為六度之一，十波羅蜜之一，又作「羸提波羅蜜」，為菩薩修行必要德目。忍辱是令心安穩、令心柔軟，對於外在的侮辱、惱害、順境，亦或是調伏身心上的無明煩惱、苦痛。《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七中記載，能不忿怒、不結怨、心不懷惡意等三種行相為忍辱。<sup>75</sup>因此，引述為現代意涵，對一切眾生萬物的寬容態度，心裡若無瞋並能放下煩惱，便是忍辱波羅蜜。

大乘佛教中特別重視忍辱，在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六安忍波羅蜜多品中，記述安忍波羅蜜，即行觀一切皆空之安忍；而解深密經卷四地波羅蜜多品記載忍辱波羅蜜，有分為耐怨害忍（能忍受他人所作之怨害）、安受苦忍（能忍受所受之眾苦）、諦察法忍（能審諦觀察諸法）等三種。另十善行中的忍辱行，即指忍受各種侮辱惱害而不起瞋恨心之修行。<sup>76</sup>

對於佛法中所說「忍辱波羅蜜」，並不是一般人們所認為忍氣吞聲或是壓抑委屈的心理狀態，而是透過佛法修證，超越障礙，心中所生出喜悅輕安的境界與蘊藏智慧的包容感。日人中村瑞隆，對於「忍辱」的看法，除了忍耐他人謾罵、危害、詆毀外，更要寬容、積極解救對方，才不失去佛陀的人間本懷。<sup>77</sup>

在禪宗中，對於忍辱也有同樣見解。唐詩人王維所撰寫的《六祖能禪師碑銘》中記載：「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於初發心，以為教道。」禪宗以為，修佛悟道，首先要修持的是忍辱法門。<sup>78</sup>因此，本研究認為，忍辱不是消極心態，而是積極開闊的修行，不但是實踐菩薩道基礎，更是成就佛道的必經之路。

<sup>75</sup>三藏法師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 57：「云何忍辱。謂由三種行相應知。一不忿怒。二不報怨。三不懷惡。」《大正藏》冊 30，頁 617。

<sup>76</sup>慈怡法師，《佛光大辭典》，頁 3649。

<sup>77</sup>心靈雅集編譯，中村瑞隆，《真實之道-法華經》，台北：大展出版社，2001 年 3 月，頁 41。

<sup>78</sup>牟永生，〈禪宗忍辱思想及其價值-從寒拾對話談起〉，《中華文化論壇》，2009 年第 1 期，<http://t.cn/RmcV9v4>，瀏覽日期 2018.3.15。



《法華經》不論從理論方面或是實踐面來看，是一部極重要的大乘經典，為中國佛教諸宗祖師所敬重。在實踐上，經中揭示修行方法，多達六十餘項，全經二十八品之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為他人解說經義，並鼓吹受持、讀誦、供養經卷等。故對經卷受持，是《法華經》最具弘傳的特色。<sup>79</sup>

《法華經》以「經卷」作為弘經實踐的中心重點，在於整部經典皆在勸人受持、讀誦、解說，並以〈方便品〉中的受持、讀誦、解說為三法行，及後來又加上書寫、供養形成五法行。<sup>80</sup>

換言之，《法華經》強調一佛乘思想，主張眾生皆能成佛，如何開權顯實，引領眾生入佛慧，乃《法華經》之宗旨。為強調《法華經》功德殊勝，「經卷受持」成為進入一佛乘的善巧方便法門。但以「經卷的受持」就能成就佛道，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與接受，因此，《法華經》在弘傳中，如何以「經卷受持」來宣揚經典的功德殊勝？

《法華經》在流傳過程中，為了使人接受其思想教義而能進入一佛乘，不管外境、內在，都必須有極大忍辱行。在《法華經》出現的時代而言，與部派思想衝擊，最為明顯的即是透過經卷受持，就能成就佛道，難以使人信受，何況一佛乘思想或積小善而成佛道之思想，更增添了弘化的艱難。尤以，弘宣《法華經》教義的行者，處在此時代背景下，如何自我安身立命？如何調伏內在情緒？更須以「忍辱」作為修道之依止。

本章將透過下面四個小節，以新思想的時代困境、弘化的艱難、經卷受持的疑難、弘傳者的忍辱，來探討《法華經》中的忍辱行。

## 第一節 《法華經》弘化的艱難

<sup>79</sup>釋聖嚴，〈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7月，頁1-16。

<sup>80</sup>呂嘉民，〈《法華經》的「菩薩實踐」思想—以「經卷」弘宣為主〉，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2014年，頁10。

《法華經》處於大乘佛教興起初期，一佛乘、少善成佛等思想，是與部派佛教思想不同之處，又與大乘經典中菩薩需修五十二個階位才能成佛的觀念有異，如此種種的疑情下，推展《法華經》的教義，如何使人易信受？因此，《法華經》在內容上強調了許多受持的殊勝功德，如十種稱揚，也提出對弘經者必須具備堅忍之規範。經中以六難九易、及常不輕菩薩的難行法，來分析《法華經》在弘化上的艱難。

## 一、十種稱揚

為何經中要以十種稱揚，也為十種譬喻說，來稱揚《法華經》中的功德殊勝，因《法華經》的弘傳困難，釋尊為使眾生能升起大信力，故先以十種稱揚來增加弘傳者之信心，此處也是較為其它經典殊勝之處：

諸水之中，海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最為深大。

眾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為其上。<sup>81</sup>

上述所表，山河大地中，一切的江河湖海，以大海為第一，《法華經》也如是，在所有的經中，最為深廣大；又如所有的山中，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與十寶山中，以須彌山為最高的神山，在印度須彌山代表世界中心的山，也是印度宗教所認同為最高的神山，為眾神所居住。故譬喻《法華經》也是如此最為高深遠大；

眾星之中，月天子最為第一；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千萬億種諸經法中  
最為照明。

日天子能除諸闇；此經亦復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闇。<sup>82</sup>

<sup>8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藥王菩薩本事品 23〉，《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4。

<sup>82</sup>同上註。

在古印度宗教中，月天子象徵掌管月亮之神，而日天子則代表著太陽神，能夠驅除黑暗；喻《法華經》在所有千萬億經中，最為輝煌明亮，能破除一切無明不善。

諸小王中，轉輪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眾經中最为其尊。

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sup>83</sup>

在所有的小王中，以轉輪王為第一大王，在當時印度宗教中，轉輪王為統一世界的君主，並代表全宇宙的統治者；在三十三天中，帝釋為三十三天之天主，並於釋尊成道後，為釋尊的守護神。此二王代表天下、天上最尊貴者，喻《法華經》為所有眾經中，最為尊貴。

大梵天王乃一切眾生之父，此經亦復如是，此經乃一切賢聖、學、無學、及發菩提心者之父。

一切凡夫人中，須陀洹辟支佛為第一；一切如來所說諸經法中，此經最為第一。<sup>84</sup>

又像大梵天王在古印度的文化裡，認為梵文字母是由梵天所創，故印度人認為梵天為一切眾生的父親，後來也成為佛教重要的護法神之一，喻此經也為一切聖人、賢人、阿羅漢、菩薩的父親；須陀洹為利根之機，而辟支佛則是能無師自通的聖者。因此以大梵天王、須陀洹、辟支佛來喻《法華經》在如來所說的一切經、一切法中為第一。

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為第一；於一切諸經法中，此經最為第一。

一切諸法中（聲聞、獨覺、菩薩法），佛為法王；此經為諸經中之王。<sup>85</sup>

<sup>83</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藥王菩薩本事品 23〉，《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4。

<sup>84</sup>同上註。

<sup>85</sup>同上註。

在一切聽聞佛的教法而證果的聖者中，菩薩為最尊貴，此經也如此，在所有一切經中與法中為最上；在所有的法中，佛是諸法之王，如同此經，為諸經中的王一樣。

上述十點為〈藥王品〉十個稱揚功德，乃力陳述說《法華經》殊勝，為使眾生信力不退，因此釋尊說完此十喻稱揚，又對於《法華經》有這樣的說明：「此經能救一切眾生者，此經能令一切眾生離諸苦惱。」<sup>86</sup>因此《法華經》除了功德殊勝能拔除眾苦外，解開一切生死之縛，在與樂經文部份，也顯示了十二種利益及無上功德。即：

如清涼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如賈客得海；如炬除暗。<sup>87</sup>

上述十二種利益，象徵千年闇室，如來一燈即明。在經中，如此讚揚並說其功德，在其它經中，是較為少見的。這也是釋尊為了提升奉持者的信心與大歡喜心。

## 二、六難九易

在流傳弘揚過程中，也有六項困難及九項容易，來顯示弘揚《法華經》的困難性。釋尊告訴諸大眾說，在如來滅度後，有誰能對此經，善加護持讀誦？因此，在〈見寶塔品十一〉中，釋尊提出了六項困難為：

（一）廣說難：「若佛滅後，於惡世中，能說此經，是則為難。」在釋尊滅度後，廣說《法華經》是極為困難的事情。

（二）書寫難：「於我滅後，若自書持，若使人書，是則為難。」〈法師品〉中，說明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五法行中，對於《法華經》的書寫行門，自書寫或勸他人書寫，皆是不易之事。

<sup>8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藥王菩薩本事品 23〉，《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4。。

<sup>87</sup>同上註。

(三) 讀誦難：「佛滅度後，於惡世中，暫讀此經，是則為難。」同樣在五法行中，讀、誦《法華經》也是困難之事。

(四) 說法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為一人說，是則為難。」五法行中，即使只是對一人演說《法華經》，還是非常困難的。

(五) 問義難：「於我滅後，聽受此經，問其義趣，是則為難。」而對於深入理解《法華經》的義理，也是件困難的事。

(六) 受持難：「於我滅後，若能奉持，如斯經典，是則為難。」<sup>88</sup>在釋尊滅後，能夠依教奉行此部經，也非常困難。

上述，釋尊所說的六難，在佛滅度後的末世中，如何在困難的環境下，傳承《法華經》的真理，在我們看來屬於簡易的修持，其背後需要有遇境不退的忍力及持之以恆的耐力。而《法華經》經過鳩摩羅什大師優美的文字翻譯後，及大乘佛教在東土的普及傳入，使得受持讀誦者，對弘揚此經升起了極大的信心與法樂。

在〈見寶塔品〉中提到九易為：

(一) 諸餘經典，數如恒沙，雖說此等，未足為難。

(二) 若接須彌，擲置他方，無數佛土，亦未為難。

(三) 若以足指，動大千界，遠擲他國，亦未為難。

(四) 若立有頂，為眾演說，無量餘經，亦未為難。

(五) 假使有人，手把虛空，而以遊行，亦未為難。

(六) 若以大地，置足甲上，昇於梵天，亦未為難。

(七) 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亦未為難。

(八) 若持八萬，四千法藏，十二部經，為人演說，令諸聽者，得六神通，雖能如是，亦未為難。

(九) 若人說法，令千萬億，無量無數，恒沙眾生，得阿羅漢，具六神通，雖有是益，亦未為難。<sup>89</sup>

<sup>88</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見寶塔品 11〉，《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4。

上述九項，釋尊認為比起弘揚、乃至為一人說《法華經》，屬於易事，可見弘揚此經的重要及困難性了。

### 三、常不輕菩薩的無相行

《法華經》中，強調以經卷受持來成就佛道。常不輕菩薩因宿世受持、讀誦、演說《法華經》，故能得無上菩提。若要了解弘揚《法華經》的艱難，從常不輕菩薩的事跡即可了知。

常不輕菩薩以何因緣，名常不輕？經云：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禮拜讚嘆，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薩道，皆得作佛。<sup>90</sup>』

常不輕，又名常被輕慢，其名號雖有忍辱恭敬之意，背後更含藏著平等、慈悲護念眾生之心，因了知每一位眾生皆有佛性，每一位眾生皆能成佛，佛是眾生、眾生是佛，因而能行「不輕」恭敬之行。常不輕菩薩宿世因緣如何呢？常不輕菩薩，在釋迦佛前身，為「威音王佛」時，精進受持妙法後，繫念眾生無始劫來的慈悲，因而發起歡喜心，尊敬禮拜，心無懷任何希求，故號為「不輕」。在《法華經文句》卷十中，如此記載：

內懷不輕之解，外敬不輕之境，身立不輕之行，口宣不輕之教，人作不輕之目。不輕之解者，《法華論》云：此菩薩知眾生有佛性，不敢輕之。

91

常不輕菩薩，常對四眾禮拜（無相行），嘆言：「我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平等行）。」雖不專讀誦經典，但以法相依，行持無相行，修忍辱地，心有多喜樂，以此來度化增上慢者。

<sup>89</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見寶塔品 11〉，《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4。

<sup>9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0。

<sup>9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釋常不輕菩薩品〉，《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0，《大正藏》冊 34，頁 140。

常不輕菩薩在日月燈明佛及雲自在燈王諸佛時，因自持是經，並奉勸使人持，而能證得六根常清淨之功德。也因為以此供養諸佛、恭敬諸佛、信仰諸佛的善根，故成就功德善行圓滿，當得作佛。所以，經云：

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以是因緣，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得是常眼清淨，耳、鼻、舌、身、意諸根清淨，於四眾中說法，心無所畏。……供養如是若干諸佛，恭敬、尊重、讚歎，種諸善根，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於諸佛法中說是經典，功德成就，當得作佛。<sup>92</sup>

常不輕菩薩乃釋迦自現。於宿世受持、讀誦、演說《法華經》，故疾得無上菩提。以前增上慢四眾，乃今會中跋陀婆羅五百菩薩、師子月等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優婆塞。四眾弟子若對持《法華經》者，惡口罵詈或誹謗，獲大罪報。菩薩於佛滅後，常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此《法華經》，世世值佛、得六根清淨，疾成佛道。

從常不輕菩薩的弘化因緣、六難九易到十事稱揚等述說，就可了知，《法華經》要讓人信受「受持經卷」便能成就佛道，是多麼不容易的事。而《法華經》因站在「有」的立場上，出於對「信」的重視，在信仰上便有了實在的條件與對象，故在經中，也強調了「信」的重要。<sup>93</sup>

上述經文中，為鳩摩羅什大師經文譯本；後參照竺法護譯本《正法華經》，細探為何常不輕菩薩，要特意行持禮拜讚歎四眾弟子呢？使得四眾弟子生起瞋恚不淨心？

常不輕菩薩的行為，其背後的意涵，並非真的是見人就無故行持禮拜，在《正法華經》中〈常被輕慢品第十九〉中記載所譯，常不輕菩薩對四眾說：「諸賢無得憍慢自高。所以者何？諸賢志趣，當尚菩薩、如來、至真、等正覺，以是方便，慎

<sup>9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華經入疏》卷 11，《卍新續藏》冊 30，頁 224。

<sup>93</sup>林久稚譯，平川彰等著，《法華思想》，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 年 11 月，頁 57。

所緣誼」。<sup>94</sup>因當時在威音王滅度後，僧團中有一群比丘憍慢自大，故常不輕菩薩勸說眾等，應行菩薩道。

故，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而行禮拜，並一邊禮拜一邊告訴此憍慢四眾，我不敢輕視你們，因為若行菩薩道，你們將來都會成佛。憍慢的四眾認為受到諷刺，對常不輕有了輕罵慢笑與擲打，而常不輕菩薩的堅持，背後精神是對法的信受及忍辱行的所在。

常不輕菩薩的實踐揭糞了佛道平等法性之理趣，與尊重生命文化的真義，堅持用畢生來實踐、落實眾生平等關係的真理。<sup>95</sup>其行為代表佛陀在累世中，以不輕的見解與智慧，破除我執，並對於一切境界，抱持恭敬，縱然對憎上慢者不起慢心，行持禮拜讚歎的行為，須有強烈的堪忍性，無任何懷疑及信任眾生佛性外，也包含了對世間種種抗壓性的忍辱。

## 第二節 經卷受持之疑難

《法華經》中菩薩行，以經卷受持為弘經實踐的中心。經中所說，「法師」並不限定於固定對象上。〈法師品〉中明確指出，若能以身體實踐五法行者，也等於在自利利他基礎情況下，為五種法師，並不受於出家、在家的角色的束縛。故，在實踐上，全經二十八品之中揭示修行方法主要以為他人解說經義、書寫、受持、讀誦、供養經卷等。而，其中對經卷的受持，是《法華經》最具有弘傳之特色，但也是最為人所無法信受的地方。

此經所強調一佛乘思想，主張眾生皆能成佛，如何開權顯實，引領眾生入佛之慧，乃為《法華經》之宗旨。為強調《法華經》功德殊勝，經卷受持成為進入一佛乘的善巧方便法門。今依此理念，以四個部份試析《法華經》經卷受持的內涵，針對《法華經》中「簡易修持」的疑難部份作探討。

<sup>94</sup> (西晉)竺法護譯，〈輕慢品 19〉，《正法華經》卷 9，《大正藏》冊 9，頁 122。

<sup>95</sup> 《香光莊嚴》，第 86 期，2006 年 6 月，頁 70。



## 一、歷史緣由

經卷受持與佛塔信仰有極為密切的關係，釋尊滅後，原始佛教時期的佛弟子們，將佛陀所遺留下的舍利建塔供奉，作為佛陀法身智慧的象徵，禮拜佛塔中舍利象徵等同於禮敬佛陀，漸漸地，以此為信仰的中心。

佛塔因而形成了佛教神聖的建築象徵，形成了「佛塔信仰」，到了大乘佛教後，開始有佛像雕刻出現，但塔寺的禮拜，在佛弟子心中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阿育王時期，佛塔的建造更是達到了鼎盛時期。<sup>96</sup>在《法華經》中也強調建塔的殊勝功德及不思議。經云：

若於曠野中，積土成佛廟，乃至童子戲，聚沙成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sup>97</sup>

經中的說法，是否喻示《法華經》興起也含有「佛塔信仰」的傳承？其又是如何演變成「經卷受持」？

初期大乘經典，如《般若經》、《維摩經》等側重經典受持，並強調供養佛塔，只能獲得升天福報，不能獲得無漏智慧。因此，《法華經》在此背景之下，逐漸改變其信仰形態。經云：

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為我復起塔寺，及作僧坊以四事供養眾僧，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為已起塔造立僧坊供養眾僧。……是故我說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養眾僧。<sup>98</sup>

經中所示，若能夠受持、讀誦、書寫、供養此經典者，等同於起塔造寺及造僧坊供養眾僧。在〈見寶塔品〉中，亦云：「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者，

<sup>96</sup>李玉珉，〈中國早期佛塔溯源〉，《故宮學術季刊》第六卷，第三期，1989年，頁75-104。

<sup>97</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8。

<sup>9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分別功德品17〉，《妙法蓮華經》卷5，《大正藏》冊9，頁45。

彼之寶塔皆踊出其前」。<sup>99</sup>體現了佛塔踊出證明佛陀所說之法真實不二，因此，只要依一顆至誠懇切的心，供養佛塔亦或誦持經典，皆能獲得無上功德，最終邁向成佛之道，此亦彰顯出佛陀以佛塔信仰為發展基礎，誦持《法華經》為未來的傳承。

在組織結構及經文的脈絡上，意味著佛塔信仰與經卷受持密不可分。<sup>100</sup>因此，從最初的「佛塔信仰」，逐漸轉成「經卷受持」，此乃在初期大乘佛教時期，《法華經》弘傳上的背景因素。

## 二、實踐方式的內涵

《法華經》後半經文中，不斷地重覆強調五種實踐法：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便可獲得其大功德的意旨。在菩薩行理論與實踐組織上，此五種實踐法，也是在《法華經》中被視為邁向佛道的捷徑。

（一）受持：所謂受持法，即在佛法上踏實綿密的實踐，對於法華教法能相信並行持，進而思惟及憶念法的內容，稱為受持法師行。

（二）讀、誦：以研究、目視經文為讀，並口吟誦、諷誦。過程中，需心口合一齊閱，專心虔敬，熟讀之，便無有忘失。在讀誦的過程，以口誦，心念觀想佛法音流入心中，與法義結合，運用於舉心動念處。因此經典的讀誦，貴在專而不在多。讀誦時，對不解的經義，應常誦、深研思惟其義，方能知其理。

（三）解說：經論教義上的解說，屬於法施的範圍。法師者，除了不為名聞利養所惑，更要以法布施於人。故，在《法華經》中，法師並不以出家眾為特定對象。

（四）書寫：以信、受持為根本，書寫經文，乃將為佛法流佈弘傳於世間，也是大多數佛教徒歡喜的其中一項行門。一般皆以抄經來報恩、還願或培養身心定力。對於《法華經》的書寫，以日本日蓮宗的受持最為廣泛。因此，佛教普及性隨著《法華經》的抄寫漸而流通深入民間，也因信仰讀誦的功德，使得許多人能夠背誦佛經，顯現出在弘傳方面，《法華經》對於書寫經卷、讀誦的功德力非常強大。

<sup>9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見寶塔品 11〉，《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2。

<sup>100</sup>林久稚譯，平川彰等著，《法華思想》，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 年 11 月，頁 21-32。

此五種實踐法，為經卷受持之內涵，因簡易修持，引起了疑難，而出現經中所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sup>101</sup>也因而道出經中隨處遭受迫害，故，在〈勸持品〉中有了「念佛告勅故，皆當忍是事」。<sup>102</sup>之宣說。

### 三、經卷受持與一佛乘

《法華經》的前半以佛塔信仰為主，於〈法師品〉之後，便以經卷受持代替了佛塔信仰。故對「一乘法」加以強調，就很自然地轉向重視《法華經》的「經卷受持」。〈方便品〉中體現出《法華經》對於經卷的重視，到了〈法師品〉之後才出現大量宣揚持經的意義與功德，文中提到了許多受持、諷誦、讀說此經的功德利益，使得許多佛教徒歡喜信受奉持。

釋尊說此經，是為使二乘者、乃至受持經義者，能發起菩提之心，行菩薩之行，而入一佛乘，成就佛道。在〈方便品〉中云：

佛滅渡後，如是等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sup>103</sup>

釋尊出世世間一大事因緣，為使眾生開示悟入佛知見。因此，能聽聞《法華經》之人，於過去、現在及未來都有成佛的因緣。釋尊在世時所說大乘法，座下的聲聞弟子都無法完全信解，甚有五千比丘當場離席退席，更何況在釋尊滅度後，因此釋尊表示，若於滅度後，能夠受持、讀誦、解義者實為難得之人，也和此經結下未來成佛之因緣，即使在現世不能成就一佛乘，在未來其他佛土中，也能有因緣親近諸佛，聽聞《法華經》，終可圓滿成就佛道。

<sup>10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勸持品 13〉，《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1。

<sup>10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 10〉，《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6。

<sup>103</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7。

因此，到了〈法師品〉，以經卷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及供養，作為實踐菩薩行的思想主軸。此品的「法師」，是指受持、讀誦、弘宣《法華經》者，皆為法師，也喻指法師為實踐菩薩行者之稱謂。

故，釋尊告諸大眾，若有人於佛住世時、佛滅度後，能聽聞經中一偈一句，乃至一念生起歡喜者，皆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此一念隨喜，包含了一切眾生。〈法師品〉云：

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華經。<sup>104</sup>

上述此品重點，即是經卷弘宣的實踐，不管在家、出家，只要能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法華經》者，皆能成就佛道。另在〈分別功德品〉中，也提出了特別強調經典弘宣的功德。經云：

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言趣，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量，能起如來無上之慧。何況廣聞是經、若教人聞，若自持、若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香、瓔珞、幢幡、繒蓋、香油、酥燈，供養經卷，是人功德無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sup>105</sup>

上述經文中，從信、解方面入手，深研理解佛法之趣味，在信解後始能受持，並廣宣教導幫助他人也如此行持、讀誦、書寫，不僅是自利利他的功德，也能實證佛之智慧。

#### 四、經卷受持讀誦之殊勝

<sup>104</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 10〉，《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0。

<sup>10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分別功德品 17〉，《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45。

《法華經》中，在〈法師品〉、〈分別功德品〉、〈隨喜功德品〉、〈法師功德品〉、〈如來神力品〉等皆在強調經卷供養功德，從宣說聽聞、教授書寫、供養、讀誦《法華經》、聽聞隨喜，乃至受持者，皆能得六根清淨之福德。

另在〈常不輕菩薩品〉中，雖常不輕菩薩是屬於實踐《法華經》者，但在經卷受持上，證實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的殊勝功德，經文中云：

爾時常不輕菩薩豈異人乎？則我身是。若我於宿世不受持讀誦此經、為他人說者，不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先佛所，受持讀誦此經、為人說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sup>106</sup>

常不輕為實踐大乘佛法代表之一，為釋尊說明自己過去生受持《法華經》，得無上證等證覺的實例，在弘宣《法華經》過程中面對任何人，不管是不是大乘根器者，皆以堅持的信念、行動，來推廣《法華經》。見人便歡喜讚歎：「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sup>107</sup>即使遇到了增上慢者也是讚歎，實成為受持《法華經》的大菩薩。

釋尊在成佛前，實踐忍辱菩薩行而成就種種功德、神通力與智慧。因此，經卷的弘通流傳也圍繞在菩薩行實踐上。常不輕菩薩能夠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並非此世的成就，而是過去世中對經典受持、讀誦、為他人解說的菩薩行，無有停止懈怠，為了成就佛菩提，而堅持不懈、忍辱不悔，由此可知，經卷的功德力量，實在不可思議。

《法華經》修行方法，最常以受持、讀誦，其次是講解、為他人說及書寫。佛法弘傳，一般是此行式進行。《法華經》最後以〈普賢菩薩勸發品〉做為全經結尾，普賢菩薩最為人所讚揚及熟知的，是法實踐上的菩薩願力。

在〈普賢菩薩勸發品〉中，釋尊告訴普賢菩薩，如來滅度之後如何能得《法華經》，成就「四法」：第一、受到諸佛守護；第二、培植眾多善根；第三、獲得證

<sup>10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1。

<sup>107</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0。

悟之人；第四、發心救濟一切眾生。在佛滅五百年後，為能給予受持《法華經》者保障，此人會受到普賢菩薩守護，不受種種障礙。<sup>108</sup>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者，是法華行、是菩薩行、是普賢行。「經卷」的弘通，經卷所在之處，也就是如來示現、說法之處、諸佛菩薩守護之處，此為《法華經》弘傳上最大特質，也是修持佛道上為眾所疑難之處。

### 第三節 《法華經》中各品忍辱之體現

透過《法華經》中，弘傳者在修行過程中，生活上的影響，所要承受外界對佛教、對僧團的觀點，皆需以忍辱波羅蜜為準則。本節擷取散落在九品中對於忍辱的列述，並對其經文，做了相關梳理說明。經典一開始，釋尊便開宗明義，在〈序品〉中，對忍辱有了以下示意：

又見佛子，住忍辱力，增上慢人，惡罵捶打，皆悉能忍。

又見諸菩薩，行施忍辱等，其數如恒沙，斯由佛光照。

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sup>109</sup>

在《法華經》一開始即表明，菩薩者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菩薩道行持修學布施、忍辱等六種波羅蜜，應在人群中實踐佛法，幫助眾生得到幸福圓滿，雖末法惡世中，到處有嫉妒或故意毀壞者，菩薩所行施忍辱法，能忍受一切的侮辱而不生瞋恨，能忍之於心，不見有所忍之境界、無需忍之心，克服萬難，如此行持。如〈方便品〉中的偈語：

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妒，成就諸不善根故。

比丘、比丘尼，有懷增上慢，優婆塞我慢，優婆夷不信。

<sup>108</sup>釋孝順譯，菅野博史著，《法華經—永遠的菩薩道》，台北：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5年2月，頁290。

<sup>109</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1〉，《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3。

若我遇眾生，盡教以佛道，無智者錯亂，迷惑不受教。  
深著虛妄法，堅受不可捨，我慢自矜高，諂曲心不實。  
於千萬億劫，不聞佛名字，亦不聞正法，如是人難度。  
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  
以貪愛自弊，盲瞶無所見，不求大勢佛，及與斷苦法，深入諸邪見，以苦欲捨苦，為是眾生故，而起大悲心。<sup>110</sup>

在前段〈序品〉中，釋尊已點出若遇到未完成修行境地卻起傲慢心的修行者，應行持忍辱力。進入〈方便品〉後，又提出上述七點，於時劫濁亂時，眾生罪業煩惱深厚，懷有許多貪、瞋、慢、疑惡念，造就不善性。修行者於弘傳上的困難，應行忍辱精進，對於一切人等，應起平等大悲心。如下〈信解品四〉中所說：

諸法之王，能為下劣，忍于斯事，取相凡夫，隨宜為說。<sup>111</sup>

此偈說明，凡夫之心，迷失於無明之中，不以為苦，反而樂此不疲，大聖佛陀為諸法之王，為喚醒迷惘眾生，換上糞掃衣（為此品中之窮子喻）。故，釋尊降誕人間，現凡夫身，實則為使眾生能從卑屈、虛無中解脫，以方便法行救度，依眾生不同根機教化。如下〈化城喻品〉中的偈語：

大聖轉法輪，顯示諸法相，度苦惱眾生，令得大歡喜。眾生聞此法，得道若生天，諸惡道減少，忍善者增益。<sup>112</sup>

〈化城喻品〉中經文譬喻，釋尊見眾人取寶途中渴乏疲極，失去信心，而變現出休憩所。此喻佛陀為教化苦惱眾生，永不停歇奉勸，以方便法門，指引眾生對法

<sup>110</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2〉，《妙法蓮華經》卷1，《大正藏》冊9，頁7。

<sup>111</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信解品4〉，《妙法蓮華經》卷2，《大正藏》冊9，頁19。

<sup>112</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化城喻品7〉，《妙法蓮華經》卷3，《大正藏》冊9，頁23。

升起大歡喜，令修善道。使修忍辱法者及持五戒十善之人，開啟追求真理的大信心。而追求真理過程，修行者應依弘經三軌來行持，在〈法師品〉，釋尊如是說：

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若人說此經，應入如來室，著於如來衣，而坐如來座，處眾無所畏，廣為分別說。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為說法。

我遣化四眾，比丘比丘尼，及清信士女，供養於法師，引導諸眾生，集之令聽法。若人欲加惡，刀杖及瓦石，則遣變化人，為之作衛護。

大慈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為說法。若說此經時，有人惡口罵，加刀杖瓦石，念佛故應忍。我千萬億土，現淨堅固身，於無量億劫，為眾生說法。<sup>113</sup>

此品提到弘傳者對外的弘經三軌，代表大慈悲心、柔和忍辱心及一切法空性，在此弘經三軌前提下，含括對佛法的「信」與如何折伏自身心性，引發出對一切眾生的大慈悲心，即使遇到任何障礙及境界，皆能不為所動搖，心甘情願的忍耐，才不會被煩惱及任何事相上事物所拘泥。因信與忍辱，才能朝著目標，精進奮鬥前行。建構在弘經三軌基礎下，以四安樂行為軸，在〈安樂行品〉中，對於末世持經法，釋尊對文殊菩薩說法，如下：

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

我滅度後，若有比丘，能演說斯，妙法華經。心無嫉恚，諸惱障礙，亦無憂愁，及罵詈者，又無怖畏加刀杖等，亦無擯出，安住忍故。智者如是，善修其心，能住安樂，如我上說。

<sup>113</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 10〉，《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1。



若欲說是經，當捨嫉恚慢、諛誑邪偽心，常修質直行。不輕蔑於人，亦不戲論法，不令他疑悔，云汝不得佛。是佛子說法，常柔和能忍，慈悲於一切，不生懈怠心。

常行忍辱，哀愍一切，乃能演說，佛所讚經。後末世時，持此經者，於家出家，及非菩薩，應生慈悲，斯等不聞，不信是經，則為大失。

如來亦爾，為諸法王，忍辱大力，智慧寶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見一切人、受諸苦惱，欲求解脫，與諸魔戰。為是眾生，說種種法，以大方便，說此諸經。<sup>114</sup>

菩薩之道，以大慈悲心愍諸眾生，以柔和能忍的胸懷，不放逸懈怠，恭敬化導；於諸佛釋尊，猶若慈父，破除憍慢，意行安樂，必然說法無有障礙；智者之德養，謹行慎護，無量無邊眾生，自當恭敬尊重。到了〈從地涌出品〉，菩薩從地涌出為提醒我們自身不生不滅之佛性，如下面偈誦：

無量千萬億，大眾諸菩薩，昔所未曾見，願兩足尊說，是從何所來，以何因緣集？巨身大神通，智慧叵思議，其志念堅固，有大忍辱力。

當精進一心，我欲說此事，勿得有疑悔，佛智叵思議。汝今出信力，住於忍善中，昔所未聞法，今皆當得聞。

是諸菩薩等，志固無怯弱，從無量劫來，而行菩薩道，巧於難問答，其心無所畏，忍辱心決定，端正有威德，十方佛所讚。<sup>115</sup>

地湧，也代表著大眾，釋尊說所有法，皆不離開人間、不離開大眾。地湧菩薩，其實就是象徵我們的自心寶藏與我們的自覺力。未來在弘化的過程中，吾人是否能忍辱負重，為自己的宗教去承擔與面對，這也是地湧菩薩所要提醒未來世的佛弟子的。修行是為了使自身能夠安住正念並活在當下，理解一切事物的因緣生滅，在〈分別功德品〉中，如下偈誦：

<sup>114</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安樂行品 14〉，《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37。

<sup>115</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從地涌出品 15〉，《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40。

若復行忍辱，住於調柔地，設眾惡來加，其心不傾動。諸有得法者，懷於增上慢，為此所輕惱，如是亦能忍。。

又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說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

況復持此經，兼布施持戒，忍辱樂禪定，不瞋不惡口，恭敬於塔廟，謙下諸比丘，遠離自高心，常思惟智慧，有問難不瞋，隨順為解說，若能行是行，功德不可量。<sup>116</sup>

在此品中，強調持此經者，兼布施持戒，在本生故事中，談及關於布施行的內容，菩薩成就久遠劫來，常以布施給予眾生，不只是物質、精神，亦或肉體的部份，而在布施波羅蜜行中，背後的精神就是忍辱行；另在《婆沙論》中也主張忍辱於持戒中附隨而起，而能離諸瞋惱。因此，可看出六度波羅蜜中環環相扣，皆為修持菩薩行的重要德目。<sup>117</sup>而常不輕菩薩，則為《法華經》中最具忍辱代表性之菩薩，在〈常不輕菩薩品〉，有如下的偈誦：

我不輕汝，汝等行道，皆當作佛。諸人聞已，輕毀罵詈；不輕菩薩，能忍受之。

若如來滅後後五百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眾，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為貪欲所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復不為憍慢嫉妬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無生法忍。得是忍已，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如來。<sup>118</sup>

<sup>116</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分別功德品 17〉，《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45。

<sup>117</sup>許洋主譯，神林隆淨著，《菩薩思想的研究（下）》，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 年 11 月，頁 203。

<sup>118</sup>以上取意（後秦）鳩摩羅什譯，〈常不輕菩薩品 20〉，《妙法蓮華經》卷 6，《大正藏》冊 9，頁 51。

〈常不輕菩薩品〉在第三章的第四小節中，已如實剖解分析過，常不輕菩薩的忍辱精神及忍辱行，更是吾人處於當代社會實踐上，最好的榜樣。由上述各品經文中，可見菩薩弘法過程中，乃至到釋尊授記成佛，對於困境應需提起忍辱力量及對法之信心。因此在受到眾生質疑、毀謗時，能夠忍下，能夠有信心繼續在佛道上走下去。一般人為了自身利益都要行忍辱，更何況是身為菩薩行者，要利益眾生、成就佛道，就更需要行忍辱了。

上述各品法義，俾使我們體會到，受持「忍辱」的力量，以及忍辱與精進緊密的關係，從對釋尊敬信從「增上慢人，惡罵捶打，皆悉能忍」<sup>119</sup>到最後「世事可忍不？」<sup>120</sup>在這九品中，不斷有抵毀《法華經》或弘法者的文句，面對這些情境，釋尊常以「忍辱」來對治，作為一種修行增上的行持，以此種堅固的毅力，源自於對於佛法的信心。身為一位修行者，在弘傳佛法的道路上，更要以沉著、慈悲、忍辱來面對所有不同的眾生及境界。

再者，《法華經》一直以來被視為天台宗最重要的經典，以此經為根本，在其哲理中，針對修習止觀之十乘觀法中，以修行接近最後階位時，第九乘法為「能安忍」，在邁向真理、果德圓滿的最後，更須提防警戒於外境上種種的誘惑，使之不為所惑、使心置於不動，若不能做到「忍」，恐怕修行、品德上皆會毀於一旦。

所謂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在修行上，知見不正貪圖名聞利養，而升起增上慢心，漸而忘卻追求真理的內容，因此對於樂境，也須時慎防，意志堅定不拔，心不受任何誘惑，安於一切，才能趨向真理。

在佛教中談到的忍辱，在於去除內心的貢高我慢、貪著、瞋恨、怨對、防止順樂之境。一般社會上，人們所認知的忍辱，則是一種強行的忍耐。在二千六百年前印度時代，佛陀主張四姓平等之理念，如沒有忍辱行作為內心的基石，又如何能在當時代的社會環境及思想體系下所被接收。

<sup>11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 1〉，《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3。

<sup>12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妙音菩薩品 24〉，《妙法蓮華經》卷 7，《大正藏》冊 9，頁 55。

## 第四章 忍辱行對於人間佛教推動的意涵

人為群居的動物，無法離群而居，人與人密切關係有如因陀羅網般，在如此綿密的關係下，如何和諧相處、如何相互包容？在佛教中，稱我們居住的世界為「娑婆」，從梵文譯意含「堪忍」、「能忍」之意。此世界的人們歷經在生活上所需面對的「八風」：稱、譏、毀、譽、利、衰、苦、樂。及人生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的輪迴。因此，不管是在精神層面亦或物質層面上，人要活著，就必須要忍耐。以忍辱作為處世基石，忍窮、忍苦、忍難、忍饑、忍冷、忍熱、忍氣，也要忍富、忍樂、忍利、忍譽。<sup>121</sup>

忍耐、忍辱一直是中國人對於身心修養的做人根本。大師用他一生的生命歷程來證實，「一個人能忍受多少的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忍，是宇宙中最偉大的和平動力！」<sup>122</sup>亙古至今，人類所要面對任何情境、事物，尤以今日，面對現今社會科技的進步，乃至是國與國，整個全球宇宙間，從自然界中臭氧層的破壞、地球暖化效應、核能問題、海洋污染，無論是種族間的對立、國家政治利益紛爭、對立衝突，乃至屬於男女平權問題、饑餓、貧困、難民從大到小，對於社會各大行業的興起、全球性的觀點、亦或人事物的需求，要從中和平相融，應需先從「忍」著心。

忍辱如同無堅不摧的盔甲，能夠消弭世代的仇讐於無形<sup>123</sup>，如何將忍辱行應用於生活中，是「人間佛教」其中一項意義，二十世紀至今，「人間佛教」名稱與意涵，不斷有學者以不同角度作多方面的探討，從民國時期以太虛大師創使的「人生佛教」，至今日仍有許多佛教弘傳者不斷努力推動「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推動，除理論外，實踐層面的影響，也是構成一個思想流傳的指標。

透過對照《法華經》中一些重要思想，以竭盡心力弘揚、推動實踐人間佛教，將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為例，希望從《法華經》中尋求傳

<sup>121</sup>星雲大師，〈我推動人間佛教〉《百年佛緣 12—行佛篇 2》，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328。

<sup>122</sup>星雲大師、劉長樂，〈忍辱〉，《包容的智慧 II - 修好這顆心》，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 年 1 月，頁 125。

<sup>123</sup>星雲大師，〈佛教與政治〉，《佛教叢書 8-教用》，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 年 8 月，頁 11。

統經典教義與現代人間佛教思想對應之處。《法華經》融合大、小乘特質，與大師依「五乘佛法」脈絡來弘揚人間佛教，超越了大、小乘藩籬，主張五乘融和，為融和佛教、建立人間淨土的積極要素，皆是人間佛陀最終的本懷。<sup>124</sup>

## 第一節 弘傳者的忍辱行

《法華經》表述，此經典教理，是釋尊在三世說法中，最令人難信難解。因此經為諸佛秘要之藏，不僅不妄授與人，即使是在佛世，亦多有怨嫉，更何況是在佛滅後呢？所謂「人」即「忍」。因此對於弘傳《法華經》的行者，在〈法師品〉、〈安樂行品〉中，釋尊以四安樂行來提醒，對外要遵守弘經三軌、面對三種強敵；對內實踐四安樂行，以此忍辱修持來弘道與安身立命，如同修行者在面對修行路上的困境，在生活中，心態上種種七情六欲、嚴酷的考驗，如何全部概括承受。

關於《法華經》教義，令人難以相信，宣說《法華經》的法師，應該如何弘經呢？如何有願力去度化眾生？在〈法師品第十〉中，釋尊示教：

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sup>125</sup>

從上述經文中，可知釋尊殷勤懇切咐囑弘揚《法華經》的法師，在如來滅度後，應當持有大慈悲心（入如來室）、忍辱一切，不起怨恨；包容的心（著如來衣）、放下一切的境界；秉持一切法空無我心境（坐如來座），此三種為《法華經》的弘經三軌，如能奉持，將能說法無畏。

<sup>124</sup>張文良，〈「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9期，2017年5月，頁141。

<sup>12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10〉，《妙法蓮華經》卷4，《大正藏》冊9，頁31。

## 一、弘經三軌

### (一)入如來室

入如來室，即是有如來的大慈悲心，在〈法師品〉中，釋尊對藥王菩薩在度化眾生，弘說《法華經》時的咐囑：

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廣說是法華經。<sup>126</sup>

菩薩能給予眾生快樂也憐憫其苦痛並為其拔除煩惱，以色身三昧教化眾生。在佛教實踐法門中，除了忍辱，所不能缺少的便是慈悲，一切萬行裡，需要有慈悲作為導航，而慈悲也需與智慧同行，若只有慈悲而無智慧，就不能分辨是非、善惡、好壞，若有智慧而無慈悲就易於獨善其身。因此，「悲智雙運」如車之兩輪、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慈為給予眾生快樂，悲為眾生拔除其苦，慈與悲的背後，菩薩內以忍辱，外現慈悲，累世教化，尋聲度化。

在〈譬喻品〉中火宅喻，敘述受迷惑眾生，處於現世貪欲、瞋恚、愚痴大火娑婆世界中，以苦為樂，身心皆疲，而凡人之心如猿猴，樂著嬉戲，不覺知三界如火宅。

因此釋尊云：「我雖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身，苦痛切己，心不厭患，無求出意」。<sup>127</sup>釋尊對於眾生仍處於無明煩惱的火宅中，不忍眾生苦的大慈悲，施受了羊車、鹿車、牛車、大白牛車，各車分別代表聲聞法、緣覺法、菩薩法及一佛乘，依眾生根機而施設不同法門，使眾人能離火宅得解脫。

<sup>12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 10〉，《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1。。

<sup>127</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譬喻品 3〉，《妙法蓮華經》卷 2，《大正藏》冊 9，頁 12。

另在〈信解品〉中的「窮子喻」，為使窮子心相體信，長者更著麤弊垢膩之衣，此弊垢膩之衣，即生忍、法忍之衣，喻菩薩以種種方便法門，為接引眾生，而持柔軟忍辱心，等待眾生根器成熟來度化之。

在〈如來壽量品〉中：「我常知眾生，行道不行道，隨所應可度，為說種種法。每自作是意，以何令眾生，得入無上慧，速成就佛身」。<sup>128</sup>菩薩因眾生行不行道，需不斷秉持耐心，來滿足眾生需求，為促使眾生層次提高漸而入佛智。此行顯示釋尊憫念眾生之柔軟心，心性柔軟成就忍辱波羅蜜，如弘法者在傳遞佛法時，因眾生根機、層次不同，需有不同應機接引，心中柔軟才会有眾生，而這當中同時也是在調整我們自身的心性。

## (二)著如來衣

著如來衣，意為弘法者搭如來之衣，具有柔和忍辱心，畢竟在整個法華思想中，不斷地提倡積小善成佛，主張女人、惡人皆能成佛之理念，宣說一佛乘為唯一解脫涅槃之路，這都與當時背景下的教法背道而馳，因此，造成被誹謗的原因，也使得弘傳者需有強勁忍辱力。

而，行持《法華經》的法師們，除了有「信」、「敬」的勇氣，及不敗之堅韌信念，面對所有誹謗，以柔和忍辱才能跨越困境。〈法師品〉中，對於奉行菩薩道者，釋尊便闡明忍辱之行持：

我遣化四眾，比丘比丘尼，及清信士女，供養於法師，引導諸眾生，集之令聽法。若人欲加惡，刀杖及瓦石，則遣變化人，為之作衛護。大悲為室，柔和忍辱衣，諸法空為座，處此為說法。若說此經時，有人惡口罵，加刀杖瓦石，念佛故應忍。我千萬億土，現淨堅固身，於無量億劫，為眾生說法。<sup>129</sup>

<sup>12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如來壽量品 16〉，《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44。

<sup>12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法師品 10〉，《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2。

娑婆世間充滿各種苦難，明了世間一切本無需計較、比較，如著忍辱衣，能消除一切內外煩惱，如同鎧甲，能遮擋一切災難、防禦外敵，認知一切真理，就能從不得不忍耐，到坦然接受，心就不易被外境所轉。

### （三）坐如來座

如來座，又為法空座，即覺悟所有存在與現象，皆是短暫因緣而產生，因緣無自主，隨時在改變，但並不代表消極放棄，因為一切因緣隨時在改變，故，所有八識田中的種子也會隨著因緣改變其好壞。如我們的色身無常短暫，但也需維持運作其機能來借假修真。因此，觀看世間種種萬象因緣，能自在不著於相、不起煩惱，如來法空座，弘傳者應當安住於柔和忍辱的蓮花寶座上。

天台智者大師對於如來座，這樣說：「慈悲覆物惠利歸己名之如室，遮彼惡、障己醜名之為衣，安心於空方能安他，安他安己名之為座」。<sup>130</sup>慈悲乃是愛護、施與一切眾生稱為「室」，柔和忍辱之能夠平息一切瞋心、耐他怨害煩惱，為「衣」，了住一切法空，所有境界、因緣、萬物都能自他共安，為「座」。<sup>131</sup>佛陀弟子提婆達多，貪求名利、神通，陷害、行刺佛陀，但是佛陀對弟子說：「如果遇到鬥爭的時候，必須要有真正的準備，那就是智慧和忍辱，才不會畏懼對方」。<sup>132</sup>累劫以來，優樓頻羅迦葉的陷害、戰遮女惡意中傷，佛陀所體現之忍辱般若蜜，對於世間上榮辱毀譽所釋放的包容與智慧，為弘傳者所學習，並安住於超然、解脫自在中。

## 二、四安樂行

《法華經·安樂行品》中，強調《法華經》弘傳者，在弘揚及修行過程所必須要修學的項目，即為「四安樂行」：一切法中不動，離怖畏曰安；於一切法中無受陰，身心歡悅，故曰樂；威儀可軌，語言有則，也就是自利利他之行為，此為意指

<sup>13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釋法師品〉，《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8，《大正藏》冊 34，頁 108。

<sup>131</sup>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日蓮正宗基金會，《衣座室之三軌》，<http://bit.ly/2rdKnJU>，瀏覽日期 2018.5.2。

<sup>132</sup>賴永海選編，《星雲大師講演選-禪與人生》，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 2 月，頁 85。



此四種行法可令獲得安樂，也是安住忍辱之修行方法。<sup>133</sup>在〈勸持品〉中，藥王對釋尊說：

我等於佛滅後，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眾生，善根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忍力，讀誦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sup>134</sup>

此段經文，顯示法華實踐者，在修持上精進堅持不放逸。所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sup>135</sup>在凡人內心世界中，對於欲、色、無色世界的執著與貪求，永無滿足，心念不得一處安寧。因此，在心上下功夫，面對三界誘惑，在身、口、意、誓願上，應持有強烈的忍辱決心。

《法華文句卷八下》也記載，菩薩於末法惡世中弘傳《法華經》時，應有四點修為與方法：

（一）身安樂行：

為安住菩薩行處及親近處，能為眾生演說是經。何為菩薩行處、親近處？我們的心要走在一條可安住道路上，心不戲亂、急促，親近善知識，於心所想、所思、身體所行皆符合正法，常存公正之心實踐於菩薩道上。

對於菩薩親近處，在經中，釋尊對於親近處，有如下經文中的規範：

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犍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及伽取陀、逆路伽耶陀者；亦不親近諸有兇戲、相叔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背；又不親近旃陀羅、及畜豬羊雞狗、畋獵漁捕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為說法，無所希望。……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顛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無名、無

<sup>133</sup>（陳）南嶽思大禪師說，《法華經安樂行義》，《大正藏》冊 46，頁 700。

<sup>134</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勸持品 13〉，《妙法蓮華經》卷 4，《大正藏》冊 9，頁 36。

<sup>13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譬喻品 3〉，《妙法蓮華經》卷 2，《大正藏》冊 9，頁 14。

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但以因緣有，從顛倒生故說。

常樂觀如是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sup>136</sup>

上文所舉乃為弘經者要親近了知真理菩薩行者，並遠離的十種惱亂，意即為遠離殺、盜、淫、妄四惡緣、遠離煩惱、物質欲望及壞亂法者，但若遇來者，需說法時，則無有任何希求供養、讚歎等，需清淨心意，所想善事，才能無所障礙而自在，為修行的戒；弘傳者不應親近會阻礙其修行心性者，而在四安樂行法中，以第一安樂行為修行者，在「行處」以身行六法為：1.住忍辱地。2.柔和善順而不卒暴。3.心亦不驚。4.於法無所行。5.觀諸法如實相。6.不行不分別。以此六法安處柔和忍辱中，則與身業有關，即為遠離十種惱亂及閑處坐禪，此為修行的定。最後則以觀宇宙真理為菩薩的第二親近處，此為修行的慧。<sup>137</sup>

因此，佛告訴文殊師利菩薩：「若菩薩摩訶薩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sup>138</sup>菩薩二要，為「柔和善順、不卒暴、心不驚」，菩薩以忍辱為住，住於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基於菩薩入世度化眾生精神，對世間上所有之事皆要忍，內除滅瞋之種子，外對境不起動搖，乃至順於心欲、逆於心意、生死之事皆需捨離，才能達到無生法忍境界。

（二）口安樂行：即口不說過錯、輕慢、歎毀、怨嫌之事，常以慈悲、柔軟、讚歎正語行，並修攝其心，可得安樂並開啟智慧。<sup>139</sup>在經文中提到：「若口宣說，若讀經時，不樂說人及經典過。亦不輕慢諸餘法師，不說他人好惡長短」。<sup>140</sup>此為，在弘傳經典過程中，每段經文，皆有其背後因緣，釋尊依真實意觀機逗教，故在了解真實法意的因緣背後，不應輕慢及讚毀其人、經典過失。不批評他人長短，謹慎

<sup>13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安樂行品 14〉，《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37。

<sup>137</sup>河村孝照，《法華經概說》，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頁 117。

<sup>138</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安樂行品 14〉，《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37。

<sup>139</sup>慈怡法師，《佛光大辭典》，頁 989。

<sup>14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安樂行品 14〉，《妙法蓮華經》卷 5，《大正藏》冊 9，頁 38。

說話，也不應有大、小乘分別之毀謗、讚美，只需安份弘揚釋尊人間本懷真理，口儀上慈心說法、離惡護其心，為口安樂行之要義。

（三）意安樂行：遠離慎防嫉諂、輕罵、惱亂、諍競四種惡心。心中應有的態度及方式，即為對諸佛戀慕敬仰如慈父，對菩薩則敬重如導師，見賢思齊，對一切眾生起平等說法行，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心，棄惡修善。乃至對於現今世紀處於多元種族與宗教時代，更應以慈悲平等之心尊重包容每一個正信的宗教，不擾亂觸動，將自身安住於正念、正信法上，則可得常好安樂，修攝其心，才是真正的意安樂行。

（四）誓願安樂行：自覺相信有如來之本性，對於不聞、不知、不信、不解此經者，於成就正覺時，以神通力、智慧力引導度化之並對所有人等起大悲心，為此目標精進修行，清淨收攝三業，為第四誓願安樂行。

四安樂行之圓融，無非是對自己心性上，忍辱的磨鍊，鍛練出一顆平常心。從天台二祖慧思大師《立誓願文》中，讀出慧思大師在證悟後，弘法講經過程中，即便多次遭受諸惡比丘的攻擊與迫害，依舊心不動搖，將忍辱實踐於生活中，而修成證果。

慧思大師，透過無相行中的四安樂行，守攝懺悔六根，於苦修後，具足證得無相四安樂行及證法華三昧之果。四安樂行之於《法華經》，是釋尊為使下品菩薩於五濁惡世中，以此修行，對於弘揚法華不生退轉之心，並示之修四安樂行，能常令心喜安樂之行法。<sup>141</sup>

四安樂行核心在於「忍辱」的部份，即為透過眾生忍、法性忍、法界海神通忍（又為大忍）。慧思大師對於四安樂行的意旨，另作出更深切註解。

---

<sup>141</sup>慈怡法師，《佛光大辭典》，頁 2191。

第一名為正慧離著安樂行。第二名為無輕讚毀安樂行。亦名轉諸聲聞令得佛智安樂行。第三名為無惱平等安樂行。亦名敬善知識安樂行。第四名為慈悲接引安樂行。亦名夢中具足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槃安樂行。<sup>142</sup>

上述為慧思大師在忍辱行上的實踐，因面臨迫害及經歷刻苦修行，行持忍辱後，證得無相安樂行之成就，大師並於《法華經安樂行義》記述：

法華經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間難信法門。凡是一切新學菩薩。欲求大乘超過一切諸菩薩疾成佛道。須持戒忍辱精進勤修禪定。<sup>143</sup>

故，此四安樂行，不論是釋尊在《法華經》中所說，亦或慧思大師所解，皆為修行根本密護之門，與六根清淨有很大的關係。慧思大師對於修學《法華經》上，針對六根清淨的修持，有以下的見解：

欲求無上道，修學法華經，身心證甘露，清淨妙法門，持戒行忍辱，修習諸禪定，得諸佛三昧，六根性清淨，菩薩學法華，具足二種行，一者無相行，二者有相行，無相四安樂，甚深妙禪定，觀察六情根，諸法本來淨。<sup>144</sup>

所謂眼、耳、鼻、舌、身、意，皆護住在善法上，安住於慈悲喜捨中，眼慈悲視眾生；耳善聽、諦聽；鼻常聞佛法味；舌常說愛語、慈悲柔軟語；身端正莊嚴；意在善法上老實用功。若此六根清淨，身心在安樂行上修持，就能通達佛法要理。

對於放下、忍讓境界，在佛門有一首禪詩偈語：「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為道，退步原來是向前」。<sup>145</sup>生活中種種，無不點醒我們，忍辱非負面，而是積極行持、以德報怨，如同《法華經》中〈法師品〉所倡導的柔和

<sup>142</sup>（陳）南嶽思大禪師說，《法華經安樂行義》卷1，《大正藏》冊46，頁700。

<sup>143</sup>（陳）南嶽思大禪師說，《法華經安樂行義》卷1，《大正藏》冊46，頁697。

<sup>144</sup>（陳）南嶽思大禪師說，《法華經安樂行義》卷1，《大正藏》冊46，頁698。

<sup>145</sup>賴永海選編，《星雲大師講演選-禪與人生》，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頁40。

忍辱衣。<sup>146</sup>同樣，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也以「忍則眾惡無喧」<sup>147</sup>，來教導世人，一切和平皆在於忍。《法華經》的譯者鳩摩羅什大師歷經帝王軟隸十七載、被迫娶妻破戒，仍然忍辱負重，堅持翻譯佛教的龐博經文，弘傳大乘法脈，使今日東土震旦有大乘佛法之流傳，因此忍譏耐辱之人，方能成就大器。

## 第二節 忍辱行的實踐方式

現今人類處於高度文明時代，許多新穎科技提供美好與便利生活，人類壽命也無限延長，對比從前，看似迎來勝利的新時代。但同時，現代人也歷經著許多焦躁、恐懼、不安及承受種種新世代的疾病。傳統道德中的忍辱精神，似乎也伴隨新科技，在隱隱消失中，古老偉大智者佛陀所說，不要去仇恨那些抵毀我們的人，轉惡為善，轉恨為愛，這世界才能處處和平、和諧與幸福。<sup>148</sup>

二十一世紀的菩薩應如何以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作為精進的後盾。面對萬種人、萬種物，如何在自身崗位上，奉行六度波羅蜜？行忍辱克服種種困難？環境的改變已威脅到人類，在複雜環境中求生存，更是一種生命忍辱的調理。面對一切因緣法則上，當觀想如同露珠、泡沫、閃電，瞬間美好亦或黑暗，在生命旅程上，須更努力讓自己在面臨人生谷底時，在黑暗中前進，激盪出生命的能源，使其生命充滿意義。

在高僧大德、聖賢年代，有其處的困境，而現今世紀所面臨氣候變遷導致地球暖化、天災增加，所有物種，皆面臨生存環境中的危機，外在生活上種種不適，是我們首當其衝要學習忍耐的境界，但這些尚處於「生忍」階層。以智慧、及忍辱克服此時代之苦難，此為《法華經》的弘傳特色之一。

相對來說，對治慾望與苦痛其中一項方法「忍辱行」，於當代人修持及生活上有極大的重要性。弘法修行過程中，名聞利養薰誘的抗拒，乃至於在生活上種種情

<sup>146</sup>慧嶽法師，《天台宗的淵源——南嶽慧思禪師的教學》，<http://t.cn/RnBF1oc>，瀏覽日期 2018.4.5。

<sup>147</sup>德異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大正藏》冊 48，頁 352。

<sup>148</sup>釋印海、張大卿合譯，《佛教徒的信仰》，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303。

境狀況、未來所要突破的種種瓶頸，忍辱是一種增上力量。所謂無邊罪過在於瞋；無量功德，則在於忍。這也是為何佛教把「忍辱」視為最大的修行功課，因一切法成就在於忍。如何修習忍辱行？以下舉列四點方式作為念想。

### 一、歡喜償還·以德報冤

人與人之間的因緣，牽涉甚雜，或見歡喜、或見瞋恨起。如果過去生沒有造作，今生就不會有順境、逆境來考驗，用歡喜心來償還，以德報冤的心境，是因為看透背後的因緣，對於仇者，持以以德報冤的精神。如同在《大智度論》卷十四記載：

當自思惟，一切眾生有罪因緣，更相侵害。我今受惱，亦本行因緣，雖非今世所作，是我先世惡報，我今償之，應當甘受，何可逆也！譬如負債，債主索之，應當歡喜償債，不可瞋也。<sup>149</sup>

如上述引文中所言，明了因緣，心中才能不起瞋心，以防破壞所有積聚的善行，以忍辱護住所有百劫的善根。菩提達磨大師於《四行觀》中對於修行者所會遇到的因緣，在經文中提到：

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sup>150</sup>

因此，釋尊在成就佛道過程中，面對種種的境界，持續不斷修持忍辱，及精進於所有的密行功德，以達成圓滿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法身之相。曾經羅睺羅與舍利弗尊者在王舍城中拖鉢乞食時，遇到流氓惡漢的辱罵棒打，頭破血流，但是，舍利弗告訴羅睺羅：

<sup>149</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1〉，《大智度論》卷14，《大正藏》冊25，頁166。

<sup>150</sup>曇琳記錄，《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卷1，《卍續藏》冊63，頁404。

如果是佛陀的弟子，應有忍辱的精神，心中不懷瞋恨的毒，當以慈悲憐愍眾生。佛陀常教誡我們，有榮譽的時候，不能使心高舉；受侮辱的時候，不能使心生恨，嚴守忍辱，世間上沒有比忍辱的人更有勇氣。天上人間，不管多大的力量，也不能勝過忍辱！<sup>151</sup>

而，對於修道者，有所謂的「名關」、「利關」、「恭敬關」。如大家所熟知的唐朝悟達國師德行高深，受皇帝崇敬，尊封為國師，而一念心中忘失修道者最重要的無生法忍之內涵，起傲慢之心，累世的冤親債主便有機可趁，在國師的膝蓋上長出了人面瘡。

西藏密勒日巴尊者，因年輕時造了罪業，爾後悔改知錯，上師為了拔除其往昔所造諸業，在生活中錘鍊他的心性，建房子，拆了又建，來回數十次，激發他的忍苦精進修行之毅力，進而證得無上菩提。<sup>152</sup>

上述三位尊者例子，皆是學習忍辱，將每位眾生皆觀想成未來佛，才能息下瞋、忿之心，進而去除習氣種子。學習忍辱波羅蜜，是用來改變自己的心，以歡喜心來接受償還過往罪業。

## 二、常行慈心·對治瞋心要行的忍辱

忍辱、忍讓，總是讓人覺得是一種妥協、委屈壓抑的讓步，人生大多時候，時時在忍受孤獨、忍耐誤解、忍耐失敗，在這些忍的考驗中，無非是鍛鍊我們內心最深層的毅力與耐力。為提高生命層次與高度，面對人生低谷，只要能夠忍得住、熬得起，就有辦法成為真正的智者。

行者常行慈心，雖有惱亂逼身，必能忍受。譬如羸提仙人在大林中修忍行慈……菩薩修行悲心，一切眾生常有眾苦：處胎迫隘，受諸苦痛；生時迫迮，骨肉如破，冷風觸身，甚於劍戟。<sup>153</sup>

<sup>151</sup>星雲大師，《十大弟子傳》，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290。

<sup>152</sup>張澄基譯註，《密勒日巴大師全集》，台北：慧炬出版社，1983年。

釋尊未成佛前，身為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心中沒有起任何一點瞋心。這樣的忍辱，因在心上沒有激起任何漣漪波瀾，沒有任何剎那瞋念，而成就佛道。

經典裏記載：「一個人持戒、布施的功德，都不及忍辱的功德。」<sup>154</sup>這世間所有事業的成就，無一不是在忍辱中所淬鍊出，大聖尊者佛陀如同大海，能包容所有傷害、毀辱他的人，寬恕一切毀謗他的人，將其細流匯納，成就大海之深。

### 三、念眾生苦·對治一切人等的忍辱

對於眾生的苦惱，在經文中有非常多，如下文所述，菩薩對眾生有終生之憂而為修行悲心、勇往無畏，見一切眾生有許多的苦惱，從人最初在母胎中所受的窒悶之痛苦，及至出生時與空氣接觸一剎那間，接觸到空氣如冷風劍刺。爾後所面臨的老、病、死、苦等眾苦。如同《大智度論》中所提到：

復次，菩薩修行悲心，一切眾生常有眾苦：處胎迫隘，受諸苦痛；生時迫迮，骨肉如破，冷風觸身，甚於劍戟。是故佛言：「一切苦中，生苦最重。」如是老、病、死苦，種種困厄，云何行人復加其苦？是為瘡中復加刀破！復次，菩薩自念：我不應如諸餘人，常隨生死水流，我當逆流以求盡源，入泥洹道。一切凡人，侵至則瞋，益至則喜，怖處則畏。我為菩薩不可如彼，雖未斷結，當自抑制；修行忍辱，惱害不瞋，敬養不喜，眾苦艱難，不應畏怖；當為眾生興大悲心！<sup>155</sup>

在上述經文中，如同《法華經·化城喻》中釋尊變現化城，為引導眾生能離苦得樂，人在出生所受到苦後，有了情緒上之惱苦，開始面對愛別離苦、怨憎恚苦。因此星雲大師在度眾的過程中，因自身也遭逢國家戰爭、喪失父親、三餐不繼，顛沛流離中見到眾生的苦通，而有了大悲心之顯發。

<sup>153</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1〉，《大智度論》卷14，《大正藏》冊25，頁166。

<sup>154</sup>（宋）法天譯，《毘婆尸佛經》卷2：「佛言：諦聽！我今演說波羅提目叉曰：忍辱最為上，能忍得涅槃。」，《大正藏》冊1，頁158。

<sup>155</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1〉，《大智度論》卷14，《大正藏》冊25，頁166。



爾後為了度眾，於 1949 年春，來到台灣後，推動人間佛教弘法，施設了許多接引的方便法門，雖這些舉動引起當時很多在家居士的批判，認為大師是佛教界的魔王，不止如此，甚至於教界上也不易接受，乃至對於「人間佛教」這個名詞的反感，在歷經佛光山開山五十年後，才漸漸被教界所認同理解。

從早年參與僧侶救護隊，一開始所提倡「青年歌詠隊」，以學生青年為主要對象，教唱佛陀聖歌，包含對於法師們上台唱歌、梵唄表演，至後來大師開大座講經，讓很多信徒登台獻供的新興舉動，實為示現大慈悲，從新生兒的毓麟之喜、佛化婚禮、菩提祝福禮到壽誕之禮的舉辦，皆是大師感於佛法對於人的重要性，因此開種種度眾法及方便門，在此四、五十年之間，弘化過程，佛光山許多實踐面皆以「人間佛教」理念舉辦各種活動，以佛陀紀念館為例，其中的五和塔，為佛教新時代踏出一大步，舉辦佛化婚禮、菩提祝福禮、毓麟之禮、壽誕之禮，藉五和中「家庭和順」之理念與生活融合，以簡易無負擔的學佛方式來度眾。過程中，同樣也遭受到各種質疑、批判，外界認為「人間佛教」為新興宗教。在中國，直至目前，尚有許多反對「人間佛教」的聲音，直到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學誠法師於 2015 年當選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後，積極推動並贊同「人間佛教」為社會發展的主要方向，才消弭了許多反對的聲浪。<sup>156</sup>人間佛教的發展推動、弘化過程中，遭遇到各式各樣反對、各種批評與責難，但因心中有眾生，心甘情願的忍辱，才能成就大願。

#### 四、以眾為師·對治分別執取的忍辱

以眾為師，恆常不輕他人為常不輕菩薩的特點，能夠以所有人等為導師，為消除內心執取的分別。而在大師一生展現於修養品德中，令人景仰學習的智慧，可以在其著作中，以《往事百語》第一冊《心甘情願》中〈忍耐就是力量〉這篇文章裡，看到大師親自道出了實踐菩薩行的方法思想，說明忍辱對自己一生的重要性：

---

<sup>156</sup> 《學誠法師--現代寺院的幕後推手》，<http://t.cn/REBR3Le>，瀏覽日期 2018.5.17。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歲，開始撰寫佛陀傳記，在《佛遺教經》中看到這麼一段話時，心中感觸甚深，我檢視過去顛沛流離的歲月，自忖若非憑仗忍耐作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過苦難連連的時光？我又盱衡未來複雜多變的社會，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覺更需堅此百忍，方足以應付萬難。從此，我時時刻刻以「忍耐」作為我為人處事的圭臬。多年後的今天，回顧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實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sup>157</sup>

當年大師，以一位僧青年身份，初到台灣陌生之地開始弘法的歲月，面對當時台灣政治動盪，社會不安定的局勢下，常處於捉襟見肘的日子，但為了佛教，大師以忍辱為甲冑，而建設起了全球五大洲的佛教事業，文章中最後一段，大師提到：

回顧我的一生，正如同陳誠先生所言：「為做事，必須忍耐；為求全，必須委屈。」雖然「我就這樣忍了一生」，但是喚醒了多少迷惘眾生，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所以，我祈願生生世世再來娑婆，以比丘身永遠堪忍地利濟有情。<sup>158</sup>

大師忍的一生，在教團中起了積極與正面的影響作用。忍辱，除了對於厭惡、困難的人、事、物需加以忍耐之外，對於在順境時所產生的喜樂也要忍耐，因面對厭惡、困難、樂極忘我而引發的傲慢行為，所導致謾罵、違背、嫉妒、危害，不應起怨恨心，而應反觀自省，並予以寬容。如玄奘大師，若無他堅持「寧向西方一步死，不肯東方一步生」的大忍力，許多佛教的經典，今日恐怕無法再東土重現。

忍辱行有多種的實踐方式，從自心歡喜償還，心中常懷慈心，對眾生的苦感同身受，並以眾生為我師，如同常不輕菩薩作是念，所有人等皆為我師，來行持忍辱。更者，一切的舉心動念，都是一種自我訓練與要求，也需要以忍作為內心支撐的力量。

<sup>157</sup>星雲大師，〈忍耐就是力量〉，《往事百語 1·心甘情願》，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元月，頁 56。

<sup>158</sup>星雲大師，〈我就這樣忍了一生〉，《往事百語 3·皆大歡喜》，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元月，頁 75。

在斯坦福棉花糖實驗測試，關於自制力的心理學實驗中，其研究結果指出，能長時間忍耐的人，在往後的人生中，學業、家庭、人際關係、社會上，乃至在面對困難挑戰時，都能較其它人高。<sup>159</sup>這也證明出，忍辱力能提升內心的力量，能超越自己的心念及行為，更是此世代所需要的一項內心修鍊。

若從自身進而到戒律持守的方面來探究忍辱，戒律不只對於出家修道者，出世間的法律，也是在約束人民能夠做好自身，不侵犯他人。以佛教戒律的基本精神來說，則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所謂受戒容易，持戒難，當我們心中遇到煩惱，外在有誘惑時，除了智慧外，如果沒有忍辱在心中做為一個堅定的依靠，那麼就會忘失什麼是該做，什麼不該做，對於自身與他人就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因此，忍辱在於起心動念處修，上述聖人賢達們的成功，無非是要提醒吾人要照顧、護念好這顆心，在生活中不起惡念、傲慢，面對的稱、譏、毀、譽、利、衰、苦、樂的境界，保持覺察、覺照。一切心能造作一切業，安住在生活中，這也是忍辱的精神所在。

### 第三節 忍辱行在當代社會的實踐意涵

自 1972 年年聯合國國際環保大會通過〈人類環境宣言〉後，達成「人類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之共識，並於該年 6 月 5 日定為「世界環境日」。<sup>160</sup>大師站在佛教的角度，觀看整個全球社會態勢，以為佛教的環保，應從人心開始淨化到身心的環保。因此以三好、四給、五和的理念來實現人間之淨土。以下，希望透過三好、四給、五和的實踐，來對治一切外境所產生的煩惱，而完成自他忍辱的行持。

#### 一、三好·轉三業的忍辱

佛光山星雲大師於 1998 年提出三好：「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最主要的目

---

<sup>159</sup>陳重亨譯，沃爾特·米歇爾 Walter Mischel 著，《忍耐力》，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10 月 15 日，頁 42-51。

<sup>160</sup>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1972 年斯德哥爾摩宣言），<http://t.cn/R1prD1x>，瀏覽日期：2018.5.31。

的是希望能夠淨化社會，透過此種簡易的修行，陸續在社會、校園內推動，希望能透過「三好運動」，實現社會淨化、創造人間淨土。

個人在身、口、意行為上的造作會有十種惡業的現象。身相上容易有殺、盜、淫；口業則上以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念上，則有貪、瞋、癡。如何在慾望、習氣、煩惱當下，行持忍辱不造惡。透過三好對治身、口、意造惡來實踐忍辱行。

而在社會上如何學習忍辱？在校園、社會容易產生殺、盜、淫、妄的事件，人我之間的爭端，大師鼓勵透過三好運動的實踐來達到人我間相處和諧及社會的淨化。在佛門中強調身、口、意三業的清淨，是最好修行用功下手處，也是因緣果報最好的扭轉點。現代人在生活中所面臨的境界，在三業上，有許多的雜染，因此，在行為造作上也就有不清淨的染汙種子。其實想要有好的人緣、提升自心正面能量，以三好出發，為具體可以實現的方法。

佛法最終是表明「對所有人平等的尊重與包容」，因此在愛護自己的前題下也要懂得關愛他人，「三好」如同一個人的品德教育，從身、口、意上來挖掘自我，從自身建立善美的品德，心靈淨化了，才有辦法重整道德。

因此，藉「三好運動」來改革社會，從校園開始，以良好德性來淨化孩童身心靈，以心靈環保作為下手處。從口上，在春秋時期，墨子與子禽有一則對話，告之我們說話的重要性。

子禽問曰：「多言與少言，何益？」墨子曰：「蛙與蠅，日夜恒鳴，口幹舌擗，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sup>161</sup>

春秋時期，子禽向老師墨子請教關於說話的好處，墨子認為話要說的切合時機才是重要。現在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愈來愈大，很多時候，當旁人對我們有所誤會時，我們是否能忍住不出惡言。在佛教中透過五戒十善，以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為指標，也就是口行善業。適當的言語，不但是修口德、也是在說

<sup>161</sup>（戰國）墨翟，〈多言何益〉，《墨子·墨子后語》，<http://bit.ly/2LgSH2R>，瀏覽日期 2018.6.3。

好話。而能利人利己的是好事，例如在公司上班，別人不願做的，發心去做，把公司當成自家事業來努力，自身便是最大的受益者。

知名企業家嚴長壽先生，從一個美國運通的小弟做起，以「垃圾桶哲學」為座右銘努力學習，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而成就今日的高度。於是做好事的時候，其實也利益了自己。若是好事不認真做，一件好事也會做壞，不但好事要認真做，簡單的事也要認真做。

另，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先生分享，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以工兵部隊的身分，搶救搬運屍體，這樣的經歷塑造出堅毅的人格，俾使他體會到「我們為生命的尊嚴做的越多，我們的人格就越完善。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崇高感，感動著自己，也感動著周圍的人」。<sup>162</sup>心存好心，慈心善念能夠成就一個人的善緣。而修行人也應懷有如此的魄力。

在忍辱的準則下，以三好、四給、五和為基礎。說好話，好的語言能淨化、善美這個世代，讓人與人之間不再只是依靠著科技來溝通；做好事，堅持做對的事情，做自己生命的舵手，對的事情，可能會受到輿論的壓力，或是眾人的批評，對內要有堅持的道德勇氣，對外則要不卑不亢，把生命中的每事做好，才能攀越自己生命的巔峰；存好心，對於意念上的淨化，管理好自己的慈悲與智慧，管理好自己的心，為別人多留一份尊嚴，所謂話不能說絕，事不能做盡，凡是都要站在對方的立場為人著想。

身、口、意的淨化，並不是在經典上教條式的規矩，而是生活中時刻的當下，現代人大多因生活不安寧，引發自心不樂，導致內心貧乏並存在對現實不滿的意念。從忍辱的實踐上來去除習氣。低頭轉身，話不說絕；事不做盡；心不瞋恨，從身、口、意中來提升自身，成就道業。

## 二、四給·轉人際間的忍辱

---

<sup>162</sup>星雲大師、劉長樂著，《包容的智慧 II - 修好這顆心》，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11 年 1 月，頁 40。

佛光山的四給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為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是星雲大師在開創佛光山之初所提出，做為佛光山做人處事之奉行原則。在四給裡面，大師特別解釋：「以給為重心。無論是奉行菩薩道的四攝或六度，都以布施——給，作為度化之首要方便。給，來自於無盡的內心能源寶藏」。<sup>163</sup>在 2015 年 3 月博熬亞洲論壇上，大師提出了佛教對現代社會所應有的實踐：1.人我和諧，不對立；2.同中存異，不異中求同；3.中道緣起，相互尊重；4.和平共存，不要戰爭。高希均教授，稱其四個貢獻為佛教的「人間紅利」。<sup>164</sup>

如何從一個同事攝的立場來實踐四給，「給」是發起菩提心的行為，「給」的課題中也含藏了忍辱的精神，有的情況下需先忍辱而後給，也有在持續給的情境下，心境發生變化，需要用忍辱來對治。

（一）給人信心：在給人信心的當下，自然不會口出惡言，說出不好的言語，但反之或許自身會受到逆境、挫折，並在克制自身的煩惱、習氣同時，首先要自身對佛法充滿信心，信心為力量的泉源。以信心為基礎下，面對困難之事也能迎刃而解。反之，若無法降伏自身的煩惱來源，不但無法利他，更無法圓滿自身的修行。

（二）給人歡喜：歷史上最為大家所熟知的菩薩，為彌勒菩薩，因歡喜的面孔，不管老少，都因彌勒菩薩的外相，而減少心中的瞋恨，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佛教也提倡歡喜的布施，給人一個微笑，這都是給人歡喜的密行。大師對於給人歡喜有如此的定義：「人間佛教的發展，就是要提倡喜悅的人生，也就是所謂的法喜禪悅。」<sup>165</sup>在給人歡喜的同時，也是在調伏，使自身性格不孤僻、不刁難別人。因此，「歡喜」也是修行中一門重要的法門。

（三）給人希望：《法華經》說「人人皆有如來智慧德相」，給予眾生在佛道上無比的信心、希望。如大迦葉尊者接受貧婆骯髒的米汁，使貧婆對佛法充滿希望，有了得度因緣。又如提婆達多能成佛、小兒聚沙成塔皆成佛、一聲歌誦佛德能成佛。

<sup>163</sup>星雲大師，〈佛光人的工作信條·佛光學 11 冊〉，《佛光教科書》，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 10 月，頁 139-146。

<sup>164</sup>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頁 34-36。

<sup>165</sup>星雲大師，〈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三期，2016 年 5 月 15 日，頁 242。

印度阿育王因前世為小兒時以沙供佛，而成就國王的福報，是給所有人等的希望。給人家希望的同時，自身也會獲得因緣。

（四）給人方便：佛教不應讓人覺的是寄生的宗教，從歷代的佛寺中所設立的碾坊、倉庫來看，不但是帶動當地經濟的蓬勃，使人民能安居樂業；在譯經方面，因經典的流傳，文詞用語提升了社會文化水平。這些都是佛教「給人方便」的貢獻。<sup>166</sup>在現代，則有大師所推動的活動中，青年團、義工會、合唱團、從文化藝術（佛陀紀念館，設有常設館展覽，茶禪結合的講座），修持的部份（念佛七、七日禪、禪學營），以短期出家為例，為使民眾能體會七日的出家生活，除藉此靜修，更能對佛法升起渴仰之心。

「給」，能利他利己，在給人的同時，也放下自我心中的執著與慳吝，幫助去除自我的習氣。不管外境如何變化、不管他人如何批評，忍過去，時間自然就能證明一切。如同大師創辦佛光山，當時荒山野林一片，弟子與信徒說：「這種地方連鬼都不來！」大師以為鬼不來，佛來、人來就好。在創辦電視、報紙、大學等，被許多人嘲諷、批評，但大師都能忍下來，堅持對的事、能利益眾生，就勇往直前。因此，四給的背後，要有「無我」的精神，不計較有個「我」所做的任何付出。

### 三、五和·轉共業的忍辱

所謂的五和，為：「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敬、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大師認為：

由於科技進步，「天涯若比鄰」，「地球村」的時代已來臨；生活在地球村的人們，應該相互幫助、尊重與提攜。要想創造幸福安樂的人生，最重要在於「和」。人人從自我健全做起，進而到家庭、人我、社會，以此為基礎，便能達到世界和平。<sup>167</sup>

<sup>166</sup>星雲大師，〈四給〉，《星雲大師全集-佛法真義》，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9月，頁245-247。

<sup>167</sup>星雲大師，〈五和〉，《佛法真義》，<http://t.cn/R1mKxOg>，瀏覽日期2018.5.31。

這是大師在 2010 年創立佛陀紀念館，為五和塔立塔時所提出，從自身修養、家庭倫理、人際關係、建設社會、到世界和平的主張。

(一) 自心和悅：

大師以為心為主宰，心中有人，能活在眾中，看待一切事物，一切皆能和悅歡喜<sup>168</sup>；修學佛法以內明為主，降伏慢心、瞋心。故，人應培養忍耐的能力，所謂：「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sup>169</sup>在自心和悅的前提下，以調伏心性，在忍耐中克制內心的傲慢與嫉妒。

每一個人身心都有許多的苦受，要跳離苦受的當下，必須修持忍辱，才能獲得自心和悅。再以大師為例，大師因身體骨骼結構所致，所以從前走路會內八，但他認為這樣的走路方式會影響旁人對一個修道者的觀感，於是發願要把路走好，忍受腳骨頭的疼痛，自己教育自己，自己修正自己的習氣。<sup>170</sup>

生活中，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情，也有很多可以通過我們自身的力量去改變的事情。對於內心，若能如實體查，吾人對境界的染著，無力脫離，又不停攀緣外境，而產生的種種貪愛，如葛藤般的纏繞於六根欲望，使身心不得清淨，如何外束其身，內束己心？忍辱成為現代人身心修行的重要課題。

在探究由內而外，忍辱的實踐方式來看，以人類來說，每個人都喜歡讓他人留下有教養、得體的好印象，本研究認為從自身的端正良好威儀，也是一種忍辱行的實踐方式。

天台智者大師圓寂前說出的《觀心論》，是在提醒吾人，在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可以忘記「觀心」，對於自身的思惟，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行、舉心動念等，與人的互動中間，可以對治預發起的言語行動中之心念，所謂：「終日行慈奪他命，終日畏罪轉行非，終日求醫彌益病，終日布施更增慳，終日斷瞋三毒盛」。<sup>171</sup>又如《法華經》中的〈醫子喻〉，釋尊為大醫王，佛法為心之大藥，先治自心後，再攝服於人，人我

<sup>168</sup>星雲大師，〈五和〉，《星雲大師全集-佛法真義》，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9月，頁54。

<sup>169</sup>《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3，《大正藏》冊36，頁21。

<sup>170</sup>星雲大師，《星雲大師人間系列·我像一個和尚嗎？》，<http://t.cn/Rmk8iFH>，瀏覽日期2018.4.18。

<sup>171</sup>《觀心論》，《大正藏》冊46，頁587。



間的敵對就會少一點。

## （二）家庭和順：

人與人建構出的家庭，彼此之間因個性愛好，在觀念看法上有許多的差異處，為使家庭和順，必需要修忍辱。大師以「婆媳之間要跳探戈，夫妻之間也是要跳探戈。」來說明家庭和順的重要性。<sup>172</sup>家庭的意識形態與核心樣貌會決定影響一個人從小到大的成長，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人我關係，以夫妻間來看，夫妻間能互相忍耐，才能維持長久婚姻。因此，大師對於夫妻間的相處，作了「夫婦之道要三等」：

第一、上等的丈夫：回家幫助太太料理家務。

第二、中等的丈夫：回家喝茶看報讚美太太。

第三、下等的丈夫：回家氣勢凌人，嫌東嫌西。

第四、上等的太太：治家整潔賢慧有禮。

第五、中等的太太：慰問丈夫讚美辛勞。

第六、下等的太太：嘮叨不休刻薄自私。<sup>173</sup>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將家庭譬喻為一個小社會，如三代同堂，乃至四代或五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上具體而微的呈現出社會的一些樣貌，因此，此類型的家庭成員也較容易適應社會關係。

中國人以孝立本，在《孝經》中曰：「人之行，莫大於孝。」以儒家孝道觀念來看，孝順是倫理道德實踐的根本，在一個和順的家庭中，對於父母，子女應有的孝順之道，大師也提出了四點：

第一、供養莫使貧乏。

第二、凡事先行告知。

第三、做事光宗耀祖。

<sup>172</sup>星雲大師，〈二十說·夫妻相處之道〉，《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頁 283。

<sup>173</sup>星雲大師，〈夫婦之道〉，《星雲法語 1-修行在人間》，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 1 月，頁 343-345。

#### 第四、不斷父母正業。<sup>174</sup>

因此，父母、子女彼此間的互相尊敬、體諒、包容才能成就一個家庭的和順。蔡元培曾在《中國人的修養》一書中，對家庭有一番的描述：「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學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謂百變不離其宗者，大抵胚胎於家庭中」。<sup>175</sup>構成「家庭和順」的要件來看，其中「忍讓」也成為必要條件之一。

#### （三）人我和敬

所謂人和，便能無事。在一個團體中生活，人與人之間，常為了名利爭權奪利，甚至產生種種嫉妒、懷疑的因緣，所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況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與人之間，對於以自身做起的話，以「觀心」為要。在《法華經》中〈授學無學人記品〉，釋尊對於羅睺羅的修行，有如此的讚嘆：

我為太子時，羅睺為長子，我今成佛道，受法為法子。於未來世中，見無量億佛，皆為其長子，一心求佛道。羅睺羅密行，唯我能知之，現為我長子，以示諸眾生。無量億千萬，功德不可數，安住於佛法，以求無上道。<sup>176</sup>

羅睺羅尊者，在孩提時便已追隨佛陀出家，但因年紀小且調皮，喜歡說謊捉弄別人，後因佛陀對其開示忍辱之教誡，使他蹈光養晦，洗滌心中垢穢。此後，在修行上精進，一時一刻都不懈怠、放逸，持戒苦煉，對於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都能了知，並如實修行，尊重所有人等，最後成就大乘根器，為密行第一。

#### （四）社會和諧

社會是由很多不同家庭背景的人所組成的，若不能自心和悅、家庭和順、人我和諧，那麼要達到社會和諧，實也不是件易事，所謂因果環環相扣的道理，基礎的養成，如果不能互相容忍來成就，那麼這個社會便會造成許多紛亂，造成族群的對

<sup>174</sup>星雲大師，〈孝親之道〉，《星雲法語 1-修行在人間》，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1月，頁346-349。

<sup>175</sup>蔡元培，〈第二章家族〉，《中國人的修養》，<http://bit.ly/2.JMvuoC>，瀏覽日期：2018.4.25。

<sup>176</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授學無學人記品〉，《妙法蓮華經》卷4，《大正藏》冊9，頁30。

立。以台灣現今社會為例，許多新住民，因來自各不同的國家，而產生了不同的思想與生活形態，種族融合的過程中，若是不能互相尊敬包容，就會造成民眾們對於生活上不安定與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因此，社會的和諧，維繫了所有人等的基本人權。

#### （五）世界和平

大師以為世間上最可怕的問題，是在家庭、人我、社會、國家、種族之間的「對立」。對立不能解決問題，彼此需以無我的精神包容異己，所有人等乃至世界各國才能和平共存。<sup>177</sup>

心中的比較、計較，源自於不能容忍，不能接受別人的優勢，不能接受種族、宗教上平等地位與信仰，因無法跨越心中的藩籬，因此戰爭與和平皆建築在一切人為之上，一念的我執、一念瞋恨心起，便想使用武力來解決、征服對方。

觀看古今歷史，導致國家間戰火頻傳，種族的歧視對立，問題不能解決，就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家間的持續衝突態勢談起，以色列於 1948 年，由猶太人所建國，雖周邊皆是回教國所圍繞，但兩邊紛爭不斷的原因，細究下，卻不是因為種族、宗教問題，而是因為土地、水源，追溯到歷史的起點，亞伯拉罕同為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共同祖先，而今為何要互為仇害、互相爭戰呢？世界的和平源自於國家與人民肯放下自心的私慾，互為包容。佛教以包容來對待所有的國家、種族及不同的信仰，從過去到今，任何戰爭從未以佛教之名而發生過，這不得不歸功於佛陀的本懷思想，以慈悲、平等、包容來看待所有的眾生。

上述，對於三好、四給、五和的理念，總歸在於瞋心息護及忍辱之對治，一切和諧在於忍辱實踐。忍辱是對世間實相因緣法則的認識，在認清一切是非善惡喜樂的當下，面臨境界現前時，需冷靜思考處理，坦然接受一切結果，懂得了知因果、明白世間萬法緣起緣滅，於是能以平常心去面對身、口、意上的貪、瞋、痴、慢、疑，對於體悟自性、法性本自空寂的真理，世間本為不生不滅，達到無生法忍之境

---

<sup>177</sup>星雲大師，〈五和〉，《星雲大師全集-佛法真義》，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9月，頁55。

界。<sup>178</sup>在《論語》中所載：「楚國令君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sup>179</sup>一個人能在榮華富貴時處之泰然，在潦倒難堪時也安之若素，實為最高的忍辱波羅蜜修行。

1978年，佛光山決定邁出國際弘法第一步，在美國洛杉磯建設第一座海外寺院。大師派了弟子至美國建寺，歷經與當地居民溝通、法院數百場的公聽會，首任住持以堅毅恆常，以願心、耐心、熱心，筆路藍縷，創建西來寺，成為佛教在美國生根的一大步。在弘法路上，遇到困境，因為對「法」有極大的信心堅定，才能將法脈弘傳。若沒有忍辱，佛法西傳的殊勝行將無法完成，反芻生命中忍辱的喜悅。大師對於忍辱提出了四個意義：

- 一、忍是內心的智慧。
- 二、忍是道德的勇氣。
- 三、忍是寬容的慈悲。
- 四、忍是見性的菩提。<sup>180</sup>

忍辱背後的內涵，大師以提倡「說好話、做好事、存好心」，體現於人間佛教的理念中，從個人內在淨化身心開始，影響家庭、社會、國家到世界。並制作了十修歌<sup>181</sup>，透過十修歌中的不比較、不計較，來實踐三好，並以四給「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富足心靈，將真善美在社會上生根，進而消除人我的對立。為使人我間能夠放下貪瞋、嫉妒等煩惱，以身、口、意三業來落實世界融合的理念。

---

<sup>178</sup>星雲大師，《以忍為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頁189。

<sup>179</sup>王明泉，〈論語簡說：公冶長第五〉，《明倫月刊》，<http://t.cn/RBzi6lq>，瀏覽日期2018.5.9。

<sup>180</sup>星雲大師，《以忍為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頁185-199。

<sup>181</sup>十修歌內容是「一修人我不計較，二修彼此不比較，三修處事有禮貌，四修見人要微笑，五修吃虧不要緊，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內無煩惱，八修口中多說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若是人人能十修，佛國淨土樂逍遙」。

## 第四節 忍辱行對生命的價值

忍，為包容。忍有五德具，所謂百忍永無憂，一般人對於生命的價值，不外乎為名譽、財產、事業，而當這些受到損害時，是人所最難忍、最易起瞋忿心，因此，從古自今忍辱對於人類德性的進展中尤為重要。

在華人社會中，最注重和諧的人際關係，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涉及到謙讓和順的態度品德。對於生命的體悟中，若是沉迷於計較、比較中，而無法以一種更寬廣的格局來體察包容一切，那麼生命便不能有更深的體悟與深度。

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從自身行為、學業、事業、家庭方面，如抽煙、喝酒種種外在的五欲六塵中，不論是不是在學佛後，有很多的習氣若要導正，需要強大的毅力和忍辱。因此，要在社會上成為佼佼者，如同世界當今知名的成功人士或宗教家，無一不是經過許多困境，忍辱負重，將生命的價值發揮到最大的極致，才能揚名世界。

在古代，為了國家，政治人物且需相忍為國。孔子曾告誡子路：「百行之本，忍之為上。」，乃至老子的「天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與佛教中「六度萬行，忍為第一」相呼應。

本節以淨化心靈、成就道業、完成人格三點來論述忍辱行對生命的價值為何。

### 一、淨化心靈

站在生命的角度來看，忍辱可以去除我們的煩惱、習氣與欲望。在修行中斷除煩惱生死，需忍受外境的考驗，對於煩惱的產生而牽引出的脾氣，忍辱是關係到一生修行的成敗。

在日本，臨濟宗禪師白隱慧鶴禪師，最著名忍辱典範，便是為一位年輕未婚懷孕女孩，背上莫須有的罪名，默默扶養出生的小孩，即使名聲敗壞也沒有任何起心動念與怨對，在被信徒誤會辱罵時，只以一句「是這樣嗎？」回應。雖一年後真相大白罪名洗清，禪師也依舊不動聲色，一句「是這樣嗎？」雲淡風清。修道者的不

增不減不怒不瞋，受辱不瞋，受罵不忿，為真正的無生法忍。以忍辱的力量、智慧，成為禪門學者的風範。

對於一般在家學佛者而言，為何要受持三皈五戒、菩薩戒，首要便是淨化心靈。忍辱外在的欲望，從不殺生、不偷盜，以人為重，從心靈環保的角度上來淨化心靈。故，為人處事上，尤其是修道的過程中，需要忍辱不攀緣外境，在現今時代，更要節制好買的心，不因沒有而追求，產生種種欲望煩惱而造作出惡業，才能減少自身的煩惱，因此忍辱能淨化心靈，完成人格。

## 二、成就道業

一般人因行忍辱方能獲得成功者，如南非的國父納爾遜·曼德拉，曾因致力於廢除種族不平等與貧困不公，被政府關押 27 年，出獄後的他在總統就職典禮上，對三位常對他施虐的白人獄警致敬，說出教導了無數人民的名言：「我年輕時性子脾氣暴躁，在獄中，正是在他們三位的幫助下，我學會了控制情緒。」曼德拉將這一切視為逆增上緣，並從忍辱中得無上妙法，創造自己一生的幸福，讓靈魂得到自由。因為他的寬容、忍辱，為南非的種族和諧跨出一大步。

而對於在修道學佛的信者，在其過程中，從佛教基本的十善五戒中修正自身行為。從修道的過程要學習忍辱，如浮山法遠，為曹洞宗第七代祖師，宋仁宗賜號圓鑒大師。因不喜功名利祿，潔身自好，也被稱為遠祿公。

昔者浮山遠，天衣懷，與眾同參葉縣省，共七十餘人。省一見即呵之曰：汝輩踏州縣僧，來此何為？我那有間飯養你閒漢耶。叱之去，眾不為動，遂取水潑之，眾又不散，復以灰撒之眾皆怒，捨去。惟懷遠二人，端坐如故。省曰：彼皆去矣，爾胡不去。遠曰：久慕和尚道德，不遠千里而來，豈因一杓水、一把灰，遽即去耶。……<sup>182</sup>

<sup>182</sup> (明)湛然圓澄撰，《慨古錄》卷 1，《卍新續藏》冊 65，頁 367。

浮山法遠禪師，在未開悟前求法於歸省禪師，歸省禪師一見這些學僧便開始喝斥驅逐眾僧離開，在寒冷冬日用水潑趕、棍棒喝斥，但法遠毫無畏懼，求法之堅定不因一杓水、一把土而離去。

且遠職當典座，用常住物，供常住僧，於理無虧，估賠甚。何更逐之，住他寺房，於省何有？不還房錢，則告官相逐，省為太過矣。而遠公終不為移，予觀其心，真如須彌山王，八風吹不能動，美播萬世，皆省公成就之也。若今時人，見如此事，公議紛然，則何處有芳馨，如遠公者矣。吁！<sup>183</sup>

之後法遠在寺院擔任飯頭職位，未經請示，私自用常住物煮粥供僧眾，歸省禪師依清規司打法遠三十香板且要求償還等值物品後，逐出寺門，而為求得一法的法遠，忍辱不退轉，不肯離去，每日於房廊下立臥，歸省禪師告大眾：「法遠乃為參禪法器。」並傳法與之。反觀今日修道者，若遇此事，則忿恨離去，況論求法。

而學佛者，對於佛教中基本的十善五戒中修正自己行為的同時，也要修忍辱。在《法華經》中，許多關於菩薩忍辱行，如常不輕菩薩、藥王菩薩等。而在《大集經》中，釋尊也告訴苦行菩薩說：「過去無量僧祇劫，種種布施習檀那，清淨尸羅及羸提，精進坐禪學般若安樂一切眾生故，備忍種種諸苦辛」。<sup>184</sup>在過去的無量劫中，修習了種種的布施、忍辱、精進等，忍受種種的辛苦，皆是為了安樂一切眾生。

在台灣近代著名高僧，廣欽老和尚，其信徒常尊稱「廣公上人」或「果子師」（水果師）。其最著名的公案：常住寺院的功德款，因老和尚在深山潛修回寺後不見，眾人因而指罪於老和尚。古人說：「萬夫所指，無疾而死。」大老和尚受到眾人的默擯，卻沒有任何的辯解。一周後，才知道是當家法師與香燈師對老和尚的考

<sup>183</sup>（明）湛然圓澄撰，《慨古錄》卷1，《卍新續藏》冊65，頁367。

<sup>184</sup>（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送使品9〉，《大方等大集經》卷43，《大正藏》冊13，頁283。

驗。老和尚卻不曾為此而有任何的動念，如同他對弟子的開示：「能行忍的人福報最大，不但增加定力，而且能消業障、開啟智慧」。<sup>185</sup>

再者，星雲大師，創辦北台灣的第一間派下別院「普門寺」，1949年大師初到台灣，在飄流的歲月裡，走投無路，面對不知所止的未來，度過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來台灣初期，為東初老師編輯《人生雜誌》，連夜趕送到台北，卻因人微言輕被忽略，忍受二日的飢餓，促使大師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sup>186</sup>二十年以後（1974年），大師在台北成立了「普門寺」，教導所有僧眾每餐提供所有來寺者用齋，並善待之。直至今日，已成為佛光山的各個別分院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實現了大師「普門大開」的心願。

### 三、人格完成

而忍辱一詞，不論是對現今的人們，或是古今中外，忍辱行無非是生命中，無人能奪取的一塊瑰寶。北宋理學家程頤：「能不能忍耐憤怒與欲望，便可以判斷他有德無德」。對照《法華經》經典〈提婆達多品〉中，提婆達多雖為佛陀的堂兄弟，但在修行的理念上與佛陀觀念不合且為了權利鬥爭，因而屢次破壞僧團，還加害佛陀。而釋尊的智慧忍辱，雖提婆達多在另一層面代表著惡人象徵，但他生生世世都以「逆助」的方式，在幫助釋尊在佛道上有了成就。

從大師身上思考忍辱的利益，除了能保持內心的寧靜，更能激起勇敢與堅毅之心。人生本就會經歷許多不如意、冤枉之事，所謂勇者無懼，因為忍辱帶來的力量，如同水一般雖無色無味，但其內力堅韌無比。

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書《以忍為力》中的一篇〈超越管理〉，由星雲大師與知名企業家嚴長壽先生的知性對談，提到如何用慈悲來管理？慈悲的本懷含蓋著忍辱的精神，大師為自己忍辱一生的實踐方式，這樣說：

---

<sup>185</sup>廣欽老和尚，《廣欽老和尚法語集》，<http://t.cn/Rd8QbQx> <http://t.cn/Rd8QbQx>，瀏覽日期 2018.5.30。

<sup>186</sup>星雲大師，〈大陸僧侶在台灣〉，《百年佛緣 7-僧信篇 1》，高雄：佛光出版社，頁 195-206。



我的一生經過幾次比較重要的忍耐，都是一種尊嚴受損，我能把它給忍耐下去。忍而了以後，我自己感覺到：「啊，這一次忍耐這件事情，我修行至少抵得十年以上的功夫。」我一次又經過一次忍耐，「唉呀，這種難忍能忍，我至少抵二十年修行的功夫。」<sup>187</sup>

生命的價值為何？本研究認為，能夠發揮生命的極致才能創造出生命真正的質感，也因為忍辱才能攀越生命中的顛峰。大師來台灣至今，69 年的時間將人間佛教弘傳至五大洲，並在世界各地創辦了五所大學，早期初到台灣，處於動盪不定的政治氛圍中，被懷疑、關押，甚至創建佛光山之初，也頻頻被政府干涉及附近居民的反對挑釁，這中間的艱辛、種種奮鬥，若無忍辱做為生命的基石，又如何度過弘法的難關。

釋尊以「難忍能忍，打罵不報」來回應提婆達多，並視提婆達多為逆增上緣的善知識，如此累世而成就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估且不論忍辱的功德利益有多少。現代人所注重追求的外相，在各種佛典中提及，若要相貌莊嚴，修行忍辱實為對自身最好的回報。

在生命的過程中，很多時候遇到不如意的境界，需要以理智來制伏瞋忿煩惱，必須藉「忍辱行」來克服。而修習忍辱所能帶來的有八種大功德利益：

- 1、忍辱有利於自利利人，自行化他。
- 2、修忍辱有利於持戒、得定、開發智慧。
- 3、忍辱有利於消除業障。
- 4、忍辱能培植福德。
- 5、忍辱能減少煩惱，使心清淨。
- 6、忍辱有利於精進修行。
- 7、忍辱有利於廣結善緣，利於人我和諧。

---

<sup>187</sup>星雲大師，〈超越管理〉，《以忍為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頁1。

## 8、忍辱能得相好莊嚴。<sup>188</sup>

另，根據經典所記載，在所有的修持法中，修忍辱不但能消業開智慧，更如上述所說，忍辱能得端正莊嚴。所謂面上無瞋是供養，因此忍辱於外不瞋、於內慈悲，由內改變，也是印證「今生人見歡喜者，前世見人歡喜故」，因此控制情緒，學習保有忍辱柔和之心，如此長期的心理活動下來，能改變吾人之容貌氣色，才能得到真正端正莊嚴，想要獲得圓滿，就得先學習吃虧，培養忍辱的精神。

在〈人間佛教論文集〉中，大師以他一生的歷程，如何在生命中遭逢大時代的種種考驗，卻還能感到人生的幸福？如何享受苦澀般的苦難、貧窮，激發奮鬥、空無，體會四大皆有，感覺人生花開四季？大師以為雖然出家了，注定要犧牲享受，但在生活的當下，沉浸在佛法裡的禪悅法喜，也享受了忍的妙樂，因此大師對自己的一生寫下：「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sup>189</sup>

但觀今日社會種種亂象根源，皆來自於彼此間的猜疑、嫉妒、誣陷、兩舌、綺語，亦或是生活中的壓力等，負面情緒，長久下來，易造成對眾生失去慈悲心與信任，唯有忍辱心法，能幫助我們保有菩提心。

忍辱不易，因此，需要有正心、正思惟來支撐我們的堪忍性。尊者舍利弗曾說過：「大地上的泥土是最能忍辱的，無論什麼不淨的東西加諸於它，它都不會拒絕。」世間萬物一切皆由因緣所生、因緣所滅，但觀看所有變化幻滅，一切樂、愛、苦、怨皆如曇花一現，一切終會過去，就更無需起瞋恨之心。

聖人之寬容忍讓，看得破、放得下，練習忍辱的智慧，使之沒有心理負擔、沒有精神壓力。智慧、勇氣、慈悲、菩提包含了佛教的四大精神「悲、智、願、行」，此四精神的代表為：觀音、文殊、地藏、普賢菩薩，透過四大菩薩的精神，在生活中我們以六度波羅蜜來實踐做依止，透過忍辱的力量，來淨化心靈、成就道業、完成人格，並圓滿成就菩薩行之路，忍辱行實為一項重要的修練。

<sup>188</sup>釋昌臻，《忍辱的八種功德利益》，<http://bit.ly/2xAi0eg>，瀏覽日期 2018.6.3。

<sup>189</sup>星雲大師，〈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三期，2016年5月15日，頁242。

## 第五章 結論

《法華經》的最終目的，在於透過菩薩思想、弘經三軌、四安樂行，分別注入星雲大師所提倡的「三好、四給、五和」的理念之中，透過佛法的義理、善巧，培養自身在面對人生困境時，能以忍辱行，為生活中的實踐門，運用智慧來解決問題，並能透過自覺覺他的積極面，改善人心。

因此，回溯《法華經》的文本詮釋研究，此章針對本研究最初設立的目的，以修行的觀念及角度，回應問題如下：

（一）《法華經》在大乘佛教興起之初，如何以忍辱的修為，採取積極行動面對弘傳經典的困境而不失信念？面對弘化的艱難、簡易修持的疑難，如何實踐忍辱行？

整部《法華經》的思想，在於人人皆可行菩薩道，眾生皆能成佛，而成佛的過程中的實踐，難免遭受到困境，以常不輕菩薩而言，因為深信眾等皆能成佛，因此懷有極大的忍辱力，行忍辱行。在遇到困境時，因為信心的支撐，產生了力量，便能承擔一切的不堪，即使面對困境，也能以歡喜心來看待一切，如同星雲大師，當年初到台灣高雄，在一片荒山麻竹遍佈的山頭開山，沒有信眾的支持，但大師有信心，以正面的態度來對抗一切，乃至是大雨風暴也無法吹倒他的信念，因此在遍野麻竹，遠離市囂的山頭，建立起了佛光山。

即使在過程中，歷經政府搜查、鄉民抗議圍堵，但因秉持著正念、正信，發起大願心來弘揚佛法，辦大學、辦報紙、辦電視、電台等，多少的冷嘲熱諷，多少的毀謗批評，甚被譏為「政治和尚」、「經濟和尚」，都不能摧毀他對弘傳法的信念，除了是對佛法的信心，並在弘法的過程，大師一直以「我是佛」來教導信眾，讓自己提起自信及增加自己的忍辱力，如《大智度論》：「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sup>190</sup>，每個人的佛國淨土藍圖，則由自己勾勒，相信自己未來也能成就佛道。

（二）僧伽如何學習《法華經》中菩薩累劫弘法時，從忍辱力的展現，進而提升內心的力量？如何在面對困境時，將忍辱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sup>190</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 1〉，《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3。

經中的〈法師品〉，弘傳者代表「如來使」，即為釋尊的使者，面對現實苦難中，人類的道德似乎面臨走下坡的態勢，如同在弘傳此經典，面對這樣疾風怒濤的時代，心要水一樣的柔軟，克制當下的慾望，能提升吾人自心的內部修養與品性，並因對法的信心，對於外境，尤以處在瞋火燃起的狀態下，就像一把刀刺在自己心上，瞋忿就如森林之火，將自己的理智、修養全部付之一炬。假使吾人一直順著自己的心性、習氣，隨順著貪、瞋、痴、慢、疑的起舞，那麼累劫的輪迴中，便會使自己墮落於無明黑暗中。

這是為什麼行持忍辱如此的重要。忍辱能調伏住自己的心，抖落習氣、破除衝動，這也是為何釋尊說：「若有眾生類，值諸過去佛，若聞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進禪智等，種種修福慧。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sup>191</sup>若能在忍辱上下功夫，也不失成為一信念實踐真理的精進者。

（三）在面臨社會的各種挑戰，提供針對忍辱行對於當代社會意義及實踐的方法。

從佛光山星雲大師所提倡「三好、四給、五合」，作為當代社會中待人接物乃至權衡一切，最好的忍辱方法，本研究認為此十六箴言「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穿透一切寶典，因「無我」，而能以「給」的角度出發，在無我中，又有對佛法廣大的信心、承擔及正能量。

忍辱成就了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因累劫所修忍辱所得到的圓滿果報，能忍辱，內心必然是存善，所謂相由心生，因此能成就相貌的圓滿。也證明科學所說的心理變化影響生理上的變化。

本研究限制在於忍辱行乃為實踐上之體證，其有助於在生命道德提升，生命意義的實踐有其時間先後順序，在每個階段性的理想目標也不同，然而一旦開始後就會持續下去，未來對於學習弘揚人間佛教理念中，發掘生命中自發性的態度，對於「忍辱」與「生命意義」的探索作為座右銘及實踐行，對未來修行路上，從被動的

---

<sup>191</sup>（後秦）鳩摩羅什譯，〈序品 1〉，《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3。

忍耐，修練成本就如是的忍耐，望透過深入經藏來發掘自身人格特質，也是為現階段論文中，所無法體現的。

本研究除爬梳出《法華經》中，各品關於忍辱的部份，另在閱讀法華相關文獻過程中，發現大部份針對《法華經》的學術研究，主要以圍繞在義理上的深研為主，如相關的天台思想、一佛乘及行菩薩道的部份來作探討。

在《法華經》中，許多法義，看似為易行道的立論，如「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sup>192</sup>而本研究則從忍辱行的角度切入，揭發其經典背後之難行道，根據《法華經》的時代背景所談論的忍辱，可以對於未來關於《法華經》的思想理論如何開展，提供了一個論述基礎。

本研究為何以忍辱行來探研經典成就的內容，在於此部經以一佛乘為最終方向時，遭受到許多的打壓及質疑。然而釋尊所說的任何一部教法都有其意義與內涵，而為何《法華經》會以此內容呈現？

此研究方向，提供了不一樣的思考，換個角度來想，為何《法華經》中以如此多的譬喻法來呈現「會三歸一」、「回小向大」及「一佛乘」的思想，又為何如此強調經典受持的不可思議及殊勝功德？這與當時代的文化思想有關。

此篇研究的思考方式，除了提供大家可深入的思想外，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用歷史的角度來觀察此思想，證明佛經並非只是一個純理論的說法，因應當時的情況，這些譬喻的背後，反應當時的社會情況，所以除了回溯到釋尊在世時的背景探討其思想，我們在對於佛法的研究，若只是著重於一佛乘思想，而忽略了實踐法華行持的必要條件，也就是本篇所探討之忍辱行，則思想只是空談，而無法放在生活中落實。

忍辱的思想，是在娑婆世界行持法華思想所必要的條件之一，在經中所談論到，關於眾生的質疑，是此娑婆世界眾生之根器所致，因此法華行者，若沒有以忍辱為基底，那麼所有《法華經》中最艱辛的思想，在娑婆世界弘揚此經實踐的過程中，往往會因遭受質疑而失去信心。

<sup>192</sup>（後秦）鳩摩羅什譯，〈方便品 2〉，《妙法蓮華經》卷 1，《大正藏》冊 9，頁 9。

過去的困難，現今的弘法者，也將持續面臨著，故此觀點也為本研究之價值，雖不能為詳盡，但盡此薄力以提供參考。



## 參考書目

### 一、經典（依朝代排序）

-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 9。
- （後秦）鳩摩羅什譯，《佛遺教經》，《大正藏》冊 40。
- （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
- （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文句》，《大正藏》冊 34。
-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佛說九色鹿經》，《大正藏》冊 3。
- （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大正藏》冊 9。
-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
- （東晉）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冊 10。
- （北涼）三藏曇無讖，《優婆塞戒經》，《大正藏》冊 24。
- （北涼）沙門道泰譯，《大丈夫論》，《大正藏》冊 30。
- （南北朝）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大正藏》冊 46。
- （元魏）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大正藏》冊 48。
-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佛說罪福報應經》，《大正藏》冊 17。
- （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
- （宋）慧觀，《法華宗要》，《大正藏》冊 34。
- （宋）慧觀，《法華宗要》，《大正藏》冊 34。
- （陳）南嶽思大禪師說，《法華經安樂行義》，《大正藏》冊 46。
- （陳）智者大師，《觀心論》，《大正藏》冊 46。
- （隋）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菩提資糧論》，《大正藏》冊 32。
- （隋）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菩提資糧論》，《大正藏》冊 32。
- （唐）撲揚沙門智周撰，《法華經玄贊要集》，《卍新續藏》冊 34。
- （唐）惠詳撰，《弘贊法華傳》，《大正藏》冊 51。

(清)戒顯訂閱，濟岳彙箋，《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卍續藏》冊 60。

(民國)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廣論》，《大藏經補編》冊 10。

## 二、專書

中村瑞隆，《真實之道--法華經》，台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太虛大師，《法華經教釋》，高雄：佛光出版社，1979年。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

何勁松，《池田大作的佛學思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林久稚譯，平川彰等著，《法華思想》，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

河村孝照，《法華經概說》，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星雲大師，《星雲日記 31》，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佛教叢書 7-儀制》，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

《佛教叢書 8-教用》，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

《佛光教科書》，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往事百語 1·心甘情願》，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往事百語 3·皆大歡喜》，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

《星雲法語 1-修行在人間》，台北：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

《星雲大師全集 14 冊》，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星雲大師全集-佛法真義》，高雄：佛光出版社，2017年。

星雲大師、劉長樂著，《包容的智慧 II-修好這顆心》，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2011年。

星雲大師、單國璽等，《以忍為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高振農釋譯，《華嚴經》，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莊崑木譯，平川彰等著，《法華思想》，台北：文殊出版社，1987年。

莊崑木譯，平川彰著，《印度佛教史》，台北：商周出版，2004年。

許明銀譯，平川彰，《佛學研究入門》，台北：法爾出版社，1990年。



許洋主譯，神林隆淨著，《菩薩思想的研究》，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年。

菅野博史，《慧思的忍辱思想-以《法華經安樂行義》為中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

演培法師譯，木村泰賢著，《諦觀全集》，新加坡：靈峯般若講堂印行，1978年。

演培譯，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論》，台北：天華出版社，1989年。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增谷文雄，《根本佛教與大乘佛教》，台北：大展出版社，1996年。

鄭僧一，《觀音-半個亞洲的信仰》，台北：慧炬出版社，1993年。

賴永海選編，《星雲大師講演選-禪與人生》，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轉瑜譯，鎌田茂雄著，《天台思想入門》，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4年。

釋印海、張大卿合譯，《佛教徒的信仰》，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

釋孝順譯，菅野博史著，《法華經—永遠的菩薩道》，台北：財團法人靈鷲山般若文教基金會附設出版社，2005年。

釋慧嶽，《天台教學史》，台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95年。

釋慧嶽譯，田村芳朗等著，《天台思想》，台北：華宇出版社，1988年。

### 三、專書論文

平川彰，〈大乘佛教法華經位置〉，《法華思想》，高雄：佛光出版社，1998年。

### 四、期刊論文

木村清孝，〈《華嚴經人門》第八講：逐漸深邃的境〉，《人間佛教學報藝文》，2018年。

元弼聖，〈從佛教的語言思想發展看僧肇之假名觀〉，《中華佛學研究》，第2期，1998年。

永本法師，〈法華經的特色、價值與文獻應用〉，《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4期，2016年。

永本法師，〈法華經之弘傳者「法師」的詮義探研〉，《普門學報》，第4期，2001年。

李玉珉，〈中國早期佛塔溯源〉，《故宮學術季刊》第六卷，第3期，1989年。

李幸玲，〈光宅法雲《法華經義記》的詮釋觀點〉，《台大佛學研究》，第16期，2008年。

昭慧，〈「忍辱」新詮〉，《弘誓通訊》，第4期，中壢：佛教弘誓學院，1993年。

星雲大師，〈生於憂患，長於困難，喜悅一生〉，《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三期，2016年。

徐雅慧·王慧蓮譯，于君方著，〈觀音在亞洲〉，《香光莊嚴》，第59期，1999年9月。

高銘，〈世俗的忍辱觀與佛教的忍辱觀〉，《內明雜誌》第289期，香港：內明雜誌，1996年。

張文良，〈「大乘」觀念的嬗變與人間佛教的圓融特質〉，《人間佛教學報藝文》，第9期，2017年。

張以力，〈淺說佛教忍辱的意義〉，《佛教文化》，第6期，北京：佛教文化，1995年。

菅野博史，〈釋尊的中心思想與《法華經》的特色〉，《佛學研究》，第22期，2013年。

黃國清，〈《法華經·方便品》的當代詮釋—兼論佛教內部對話的課題〉，《2008年佛學研究論文集—佛教與當代人文關懷》，2008年。

黃國清，〈太虛大師的法華思想〉，《通識教育與誇育研究》，第9期，2010年。

聖嚴法師，〈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1994年。

釋昭慧，〈「三乘究竟」與「一乘究竟」--兼論印順導師由緣起性空論以證成「一乘究竟」的可能性〉，《玄奘佛學研究》，第1期，2004年。

釋聖嚴，〈中國佛教以《法華經》為基礎的修行方法〉，《中華佛學學報》，第07

期，台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4年。

## 五、學位論文

呂嘉民，《《法華經》菩薩行的思想特質與實踐開展》，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李佳玲(釋仁聞)，《天臺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宗教系碩士論文，2006年。

唐偉雄，《《法華經》研究》，中國九龍：新亞研究所哲學組碩士論文，2001年。

高麗卿，《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修行方法探究》，臺北：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論文，2009年。

曾堯民，《中古時期關於常不輕菩薩行的主張與實踐》，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

範薑冠閔，《光宅法雲《法華經義記》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鄭惠昭，《《大智度論》屢提(忍辱)波羅蜜之研究》，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簡秋燕，《《法華經》的人間佛教實踐：以佛光山為例的探討》，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釋妙麟，《《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思想研究—以中國法華注釋家的詮釋為主》，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釋性穎(釋慈學)，《天臺「法華三昧」之探究—以慧思、智顛為中心》，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2009年。

## 六、網站資料

三友健容，《法華探玄專題報導》，線上慧訊，第七十九期，<http://t.cn/RncDNu1>  
瀏覽日期 2017. 12.3。

永本法師：《【法華經·常不輕菩薩品 1】本品的生起與題名》，<https://goo.gl/Me8eGv>，  
瀏覽日期 2017.12.3。

永本法師，《妙法蓮華經 二十一世紀的光明與希望》，<https://goo.gl/KbRkUU>，瀏  
覽日期 2017.8.24。

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https://goo.gl/Z94GM1>，瀏覽日期 2017.7.24。

牟永生，《禪宗忍辱思想及其價值-從寒拾對話談起》，中華文化論壇，2009 年，  
第 1 期，<http://t.cn/RmcV9v4>，瀏覽日期 2018.3.15。

呂凱文，《論僧俗二眾之宗教教育\*從僧俗身份的區分與宗教職能的定位談起》，  
<https://goo.gl/V5WYzz>，瀏覽日期 2017.12.5。

星雲大師，《我像一個和尚嗎？》，<http://t.cn/Rmk8iFH>，瀏覽日期 2018.4.18。

水野弘元，〈經典桑奇：尋訪印度桑奇佛塔(中)〉，《香光莊嚴》，第 70 期，  
<https://goo.gl/Pgc6YB>，瀏覽日期 2017.12.4。

水野弘元，《原始佛教的特質》，<http://t.cn/RdSofb2>，瀏覽日期 2018.4.7。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日蓮正宗基金會，《衣座室之三軌》，<http://bit.ly/2rdKnJU>，瀏覽  
日期 2018.5.2。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開示精選》，<http://t.cn/RmN56ch>，瀏覽日期 2018.3.5。

聖凱法師，〈印度佛教僧俗關係的基本模式〉，<http://t.cn/RdSG0jg>，瀏覽日期 2018.4.7。

潘德榮，《詮釋學概論》，<https://goo.gl/LFWHWC>，瀏覽日期 2017.3.10。

慧嶽法師，《天台宗的淵源—南嶽慧思禪師的教學》，<http://t.cn/RnBFloc>，瀏覽日期  
2018.4.5。

蔡元培，《中國人的修養》，<http://bit.ly/2JMvuoC>，瀏覽日期 2018.4.25。

藍吉富，《大乘經典中之在家佛教徒的地位及其角色功能》，<https://goo.gl/HBbf17>，  
瀏覽日期 2017.12.5。